

函史下編卷之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任官考

明旰郡鄧元錫著

自堯典欽天授時。釐工熙載而咨。始登庸而咨。始若
采而咨。乃至又洪水平地。庸朕命巽位。鉅重務畢具
咨。咨之也者。重之也。稽衆度德。關重慎之至。以用舍
爲天下公。乃其用人也。爭智而囂。憑智而訟。雖胤子
難之。靜而言。庸而違。若方命圯族。卽日鳩僞功。試可
如工鯨。弗任弗使也。而萬世建官位事之統。盡此矣。
至其明明揚側陋。雖有鰥在下而聞。雖父頑母嚚。弟

傲而克諧。烝乂如戶至而日見。則至明之極也。舜旣受終。明目達聰。詢岳咨牧。惟任官之爲務。咨岳宅揆。重百揆。特咨也。百揆。任官之省也。禹宅百揆而讓。讓德也。讓而亡命。稷契臯陶。重農重教。重刑典也。申之也者。重之也。厚生正德。明刑以治。帝者之上務。故重之。咨共工。咨虞。虞工官缺也。工官缺而民用不周矣。虞官缺而物生不茂。遂矣。是王事之失也。故咨。咨而讓。讓德之感也。命秩宗。咨岳。重秩宗也。咨岳而命夷。夷讓而命夔。重秩禮典樂禮樂教之本也。帝克讓。禹敬讓。羣下莫不畢讓。故太和風焉。於是重納言。出納

帝命。聖讒壬。蓋四岳九官十二牧。二十有二人。咸服在列。中外有統。而天工從亮焉。豈非盛哉。乃其三載考績。稽官成。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三考而黜陟行焉。於是乎天工人代。各廸有功。而無曠於庶官。則知始咨而舉。旣舉而讓。迨績成考焉。固任官之統。百世不能違焉者也。乃咎繇知人。官人之謨。則盡性術之變而至精。夫人之生。陰陽冥焉。剛柔型焉。理性命凝焉。而不偏者。解已。寬柔愿。擾直簡。剛彊而亂者。性之才也。栗之肅。寬也。立之植。柔也。恭之幹。愿毅之果。擾也。約其柔於德也。直文之以溫。亂攝之以敬。

簡節之以廉。剛敦之以塞。彊出之以義也。約其剛於德也。德者中也。理性至命。冲陰和陽。優中裕和。靡柔靡剛。日久性成。立不易方。不謂之吉祥善士。謂之何哉。然何可以槩人。九而有三馬。日宣之以有家。其必夙夜焉。浚明有家矣。九而有六馬。日巖祇敬之以有邦。其必夙夜焉。亮采厥邦矣。三德六德。合而受曰翕受。普而施曰敷施。譬則天乎。河嶽海瀆。畢載而畢振之也。天喬洪纖。咸鬻而咸殖之也。非然者。求備責全於一人。天下其孰能備之。是任官之大法也。式商受命。而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招俊彥曰旁招。求哲人曰

敷求。斯於立賢。豈有方哉。以能用多方之義。民純佑命。而商實式。周武成。而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厥義德不敢替。厥容德惟謀。從則剛柔並用之準也。冒丕單稱德。而周以見休。至周公以周禮經官。諸選賢與能。任官稽成之道畢備。而公選舉於其鄉。司徒之教。自州長黨正。各掌其鄉之教。治政令。以察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失。表惡而戒之。族師屬民讀法。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問師比衆讀法。則書其敬敏。任恤者。蓋彰善於微。察惡於隱。稽之於素。采之於豫。而舉之以公。故其舉非一人而舉之。與衆公之。其刺

亦非一人而刺之。與衆棄之也。其舉非一日而舉之。其德積之致。其刺非一日而刺之。亦積漸然也。故賢否明信。而飭僞者。曾莫得而干焉。三歲大比。則鄉大夫考德行道藝。質諸比閭族黨。就鄉先生而謀賓介。帥其吏以禮禮賓焉。曰賓興。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曰選士。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而遂大夫之興。毗明功亦如之。非是族也。不在舉典。司徒以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俾成德達材以益就于成。大樂正造焉。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

士之德成材達者。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而大司馬辨論之。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是銓選之所始也。於是乎太宰以八法而治

官。曰官屬以舉邦治。三百六十曰官職以辨邦治。曰官聯

以會邦治。通職相佐助曰官常以聽邦治。曰官成以經邦

治。即八曰官法以正邦治。曰官刑以糾邦治。曰官計

以弊邦治。考績而任官有綱。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曰爵

以馭其貴。曰祿以馭其富。曰廢以馭其罪。曰置以馭

其行。曰予以馭其幸。曰奪以馭其貧。曰誅以馭其禍。

曰生以馭其福。蓋爵祿廢置予奪殺生具。而治官者

爲已悉矣。少宰又以六計弊吏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而一主於廉。善敬正。非廉不能。才法辨。非廉無取也。於是乎德詔爵。功詔祿。能詔事。久奠食而任焉。月終。小宰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而考之。歲終。考歲成。大史典禮。執簡記。奉王歲事。諸可諱惡者。不諱以諫王。王齊戒受諫。王自考之道也。司會以宰歲成質於天子。宰齊戒受質。宰自考之道也。先自考勅正。而後以正人也。於是令百官各考其屬。受其會。聽其致事。詔於王。而廢置之。司會逆焉。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

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宰而廢置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爲誅賞八柄行焉。夫其掄德行以虔始。謹法柄以嚴中。精考課以成終。此成周之治。所以舉無廢官。官無廢事。而卷阿樸棫之所以爲盛也。乃其立政訓官之典。又拳拳不敢廢於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曰知恤。鮮哉。訓任官之首也。夫王綴衣。虎賁末矣。而爲王左右。襄王於天。於三事大臣同。故重之。知三有宅心。曰克知。知而廸也。見三有俊心。曰灼見。見而確也。克知灼見者。卽著知微。卽顯知隱。厥攸宅。攸若洞如覲也。是知人哲也。然微

克宅心也不任自一話一言永惟成德之彥又我受
民而忱恂焉則灼知之道也曰惟克厥宅心乃克立
茲常事故立政本用人也乃其董正治官曰欽乃攸
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永懷
欽德之本慎德之用信德之質公德之體也學古德
之輔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典常德之師
曰其爾典常作之師利口不學蓄疑怠忽諸皆德之
反也曰毋以利口亂厥官曰不學墻面蒞事惟煩曰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蓋統之於崇志勤業兢兢焉夫
祿位驕侈之所萌也危亡基之矣守官莫大乎恭儉

恭儉德也德則不副而以其聲音笑貌載爾僞而行
之。人之視之。如見肺肝然。亦曰拙矣。此蒞官守官之
則。萬世不能違焉者也。皆訓官也。夫治亂在庶官。而
官和必始於推讓。官各推賢。不敢自賢。官各讓能。不
敢自功。推賢必賢。不及匪賢。讓能必能。不及匪能。各
推其賢。推無遺賢。各讓厥能。讓無遺能。是恭之屬也。
慎之篤也。公明之盡。而太和之本也。九官讓而虞和。
二相和而周康。故讓官任官之大法。萬世莫能違焉。
者也。故其時。貢士於澤宮而射。而畀之爵祿。其詩曰。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

既挾四鍬。四鍬如樹。序賓以不侮。言得人也。既論官而材諸位。畢有服在位。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能官人也。於是乎吉士用而太和應。其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四方爲則。其又盛。太和洽而嘉瑞應。其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莘莘萋萋。雖雖喈喈。嘻。虞廷勅天。周雅彌性。虞歌喜起。周咏藹藹。吉士。虞鳳凰來儀。周鳳凰雖喈。謂之曰。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詎不信乎。及周之衰。用人不令而政亂。詩人刺之曰。皇甫卿士。番爲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蹶維趣馬。馮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在位非人。各援其親黨以相左右。而君子遐棄。故其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媚姪。則無撫仕。當是之時。小人專優逸。以自予。而後使不均。不耻攘勢。闇於推讓。故其詩曰。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小人競相譖愬。以毒其正。故其詩曰。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

女遷。君子畏凶衿而叛職離居。各顧其後。故其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音薛御。憺憺日瘁。蓋任官之道盡。而周道蕩然矣。當是之時。五霸力征。藉王者求賢審官之道。用富強其國。桓公之內政曰。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

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故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其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故鄉不越長。軌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故民皆自勉於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若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若爲善於家。則猶舉選之遺也。晉文蒐被廬而謀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書。禮樂德之則也。詩書義之府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則猶疇咨也。秦穆公之爲

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爲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則猶久任也。晉悼公蒐綿上以治兵。時荀瑩卒矣。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荀伯游。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上趙武。請用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使其什吏察其卒。乘以從于下軍。而晉國太和。諸侯遂睦。則猶讓官也。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能違也。晉

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世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與能以讓。其下小人厚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繇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繇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敗。恒必繇之。比于戰國。得土國重。失土國輕。惟審官之爲急。或取於仇讎。或登諸徒隸。或舉之牧豎。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抑猶立賢無方之遺焉。至秦而艾用其民。虜用其土。坑焚之禍。慘督責之法用。自丞相功臣。未有功名始終者也。

卒皆以誅亡。博士備員弗用。羣臣畏罪持祿。懾懼謾欺。以取容其身。故壅蔽自傷。而秦亡。當是時。天下賢士藏伏逃匿。憚於自見。漢興。高祖乃下詔言。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盛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繇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旣與我定天下。爲一家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鄧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

府署行義年。有而弗告。覺免。年老癯病。勿遣。蓋上始下交。惠帝二年。詔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文二年。以日食。詔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匡朕之不逮者。十二年。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亡應令。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遣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親策之。蓋求賢之路始廣。當是時。天子恭仁禮相。郎從官上書者。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言未嘗不稱善也。太子家令錯上書言兵事。上手書報之不名。曰：皇帝敬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狂夫之言。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以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當是時。疎節濶目。視成周舉察已遠。然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不得推擇爲吏。而簡易弘恕。下賢之至意怛然。故漢官特循。自晁錯議貴粟。詔民入粟邊。以差次拜爵。景後二年。下詔言士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

乃得官。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筭又不得官。朕甚愍之。其令訾筭四得官。無令廉士久失職。貪

夫長利焉。

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師古曰：訾與貲同。

武帝卽位，舉賢良。

廣川董仲舒對策言：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而恩澤不流。今吏旣無以教訓於下，而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淆。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

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
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又
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
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
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於是詔天下舉賢良方正。諸治申商韓非蘇
秦張儀之言者。罷勿用。郡國縣官吏民。有聞當世之
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與計偕。元朔元年。詔曰。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
本仁宗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率繇斯道。故旅耆老。復
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
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今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
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
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
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
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
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
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

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懲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已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諸皆自仲舒白發之。而仲舒又言。古所謂功以任官。稱職爲差。非積日累久之謂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今則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於是天子延文學儒生待詔。至數百人。或召見進用。或補博士弟子。而公孫弘數月以春秋起。徒步至宰相封侯。當是時。州郡自別駕長史而下。皆刺史太守。得辟除調用。課第之。而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上丞相御史。雜考郡國之計以聞。六條。一、二千石縱阿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衆暴寡。二、二千石不奉詔。遵制背公嚮私。漁百姓。聚斂爲姦。三、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淫喜怒爲刑賞。爲百姓疾苦。山崩石裂。妖僞訛言。四、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二千石子弟。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其郡縣守相高第者。擢二千石。二千

石有治行者。擢九卿。九卿稱職者。爲御史大夫。然帝
內多欲。有侈心。絀仲舒不用。而用弘。它舉用皆浮華。
又性嚴峻。誅罰深必。士罕能自全。汲黯面質帝言。陛
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殺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
之誅。臣恐天下賢材行且盡。陛下亦誰與共爲治矣。
帝笑曰。有材不官。盡用。與無材同。不殺何施。元封中。
帝以文武名臣畧盡。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
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
立功名。夫要駕之馬。蹏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如淳
曰。蹏
音拓。馳。廢也。師古
曰。蹏落。謂無檢局。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

爲將相。及使絕域者。而茂才異等之舉。始於此。當是
時。干戈日滋。財賂衰耗。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
舉陵遲。後府庫益虛。置武功爵。諸買武功爵官。曾者
試補吏。先除軍功。用越等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
吏道雜而多端。已入穀。入牛羊。入奴婢。若煮鹽冶鐵
者。皆補吏。吏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其後用所忠言。世
家子弟。富人鬪鷄走狗。馬弋獵博塞。亂齊民。令相引
數千人。謫之。曰株送徙。乃其入財者。得補郎。而郎選
衰。官職耗廢矣。孝昭時。脩文景之政。遣故廷尉王平
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而郡國所舉。選有行義

者。涿郡韓福等五人。願予告歸。則人賜帛五十匹而遣。至孝宣卽位。數詔舉文學孝弟之士。又詔郡國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先聖之術。宣究其意。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又時遣太中大夫。循行天下。舉用之。黃龍初。下詔曰。舉廉吏。欲得其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方是時。帝勵精於綜核。名實重。二千石牧守之選。自丞相而下。各遵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尚書。積功勞。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理效。輒璽書勉勵。而久任。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又詔郡國

歲上繫囚。具掠笞若瘕

音雨

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

御史課殿。最以聞。已。又詔言。上計簿具文。務欺謾。以避課。而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非實者。按之。使真僞無相亂。元帝永光初。詔丞相御史。舉胥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又詔列侯舉茂材。不稱者。坐削戶。故是時。吏稱民安。天下稱平。哀帝時。大抵吏數易。而俗多囂。丞相王嘉上疏言。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立命卿。以輔之。蓋居是國。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今之郡守。重於古諸

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說。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爲雲中守。匈奴避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罪劾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寬。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不辜。上持不下。令以他故免。得亡命去。數十日。復徵拜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

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刻。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稍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作亂。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莫爲使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言不以故縱爲罪遣使者賜金厚慰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長民良吏。有章劾番

中。會赦一解。尚書希下章爲煩擾。其章下證驗無實。告者多逮治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下。晉神於擇賢。記善忘過。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材任職者。人情不能無過。差宜可闕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蓋先漢重吏治。久任之如此。世祖中興。重吏事。官曹之選。制三公府。太尉。掌四方民事之功課。司空掌四方水土事之功課。歲終奏殿最。賞罰亦如之。而三公歲舉茂材。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

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各一人。廷尉。大司農。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尚書之重。始於此。所進用以歲月先後爲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廉。以未久不辨知也。又詔三公用故事。以四科取士。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一。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二。明達法令。能決疑事。案章覆問。中御史。三。剛毅多畧。遇事不惑。才任三輔。四。諸皆有孝悌廉公。

之行乃辟。其刺史二千石。察吏孝廉。茂才尤異者。務覈實。試以職。乃舉。有不稱。并坐。而是時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職。不復下三公。三公不復遣掾吏按驗。澄察然後黜。如異時朱浮刺以爲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尚書之平。獨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有罪者心不厭。無咎者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世也。章帝時。郡國貢舉率非次。尚閎闊。而所徵舉。皆特拜不簡。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寢疏。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

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行能爲先。不可純用閎闊。然其要。乃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得人矣。帝深納之。下詔言。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

爲本也。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
僞，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旣非功能，而當授之政，甚無
謂也。每尋舉人貢士，或起吠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
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
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已以日食，詔公卿舉直
言巖穴爲先，勿取浮華。已復下詔曰：俗吏齷齪外貌，
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
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愒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
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

斯亦殆近之矣。勉思舊令，以稱朕意。至和帝，詔舉賢

良，亦稱昭巖穴幽隱，遣詣公車，將悉聽焉。先是郡口

舉孝廉二人，小郡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
帝以爲不均，下公卿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議言，
口率之科，官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爲數。自今郡國
以口率如先漢制，邊郡口十萬以上，舉一人，下以差
減之。安帝詔王官屬黑綬，下至郎謁者，有經任博士、廉

清孝順，才任聖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順帝時尚
書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於寧人。寧人之務，
莫重於用賢。而用賢之道，必存乎考績。是以臯陶陳
謨，貴在知人。大漢受命，雖未復古，建侯親民之舊，然
克慎庶官，蠲苛救敕，說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

天下康乂。誠繇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側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疾苦。刺史守相。輒親引見。喟然嘆曰。民所以安田里而無愁怨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成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二百餘載。俗寔彫敕。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惟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謂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

監司項背相望。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簡者離毀。或因疾引高。苟以求名。而州宰不覆。競共引召。其捕按亡命者。會赦行賂。亦復洗滌。故使姦猾枉濫。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在於此。今之黑綬。古之諸侯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德明理也。臣愚以爲守相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器。不得去官。其冒法干禁。不式王命者。錮之終身。雖更赦不齒。若被劾亡不就法者。家徙邊。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

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增其秩祿。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如此則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原息。循吏得成其化。率土各寧其所。近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永世。帝感其言。下有司施行。自先漢設賢良方正孝廉茂材諸科。中興後復增淳樸有道仁賢獨行高節明經質直清白淳厚能直言之屬。士爭進趨。浸以流競。而郡國舉主。率取年少者以充。覬後恩者。老宿儒多所擯棄。陽嘉中詔補子弟增甲乙科。雄又言。禮年四十乃稱強仕。謂力學至此。強立而不反也。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舉。又郡

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可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歲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其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它不准科。令者罪之。奏可。尚書胡廣郭虔史敞駁之曰。凡選舉。因循非定制。可拘。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其奇顯用。終賈揚聲。咸在弱冠。豈限年哉。今以一人之言。畢剗舊章而從之。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駁異。回之則王言已行。不回則行失其便。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詳定厥衷。帝竟施雄議。郡守坐謬舉免黜者

十餘人。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得選臺郎。詰之。淑對曰。詔書有如顏淵子奇。可不拘年之條。故本郡以臣充。雄詰之曰。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語塞。竟譴卻。而張衡尋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餘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以學文。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行。猶不應科。是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外有可觀。內必有闕。而尚書令黃瓊亦言。雄英議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道。頗遺本實。乃奏增孝。第及能從政者爲四科。而臧吏

子孫不得察舉能。雄本勁正。有風裁。政事貞固。在尚書十餘年。選察清平。舉多得人。而持論頗果。辟不參。已爲司隸較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坐賊敗。而所舉尚書周舉以爲雄負効之。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駁之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選貪汙。雄頗怏怏曰。進君適以自罰也。舉曰。昔趙宣子用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比以爲君羞。不悟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大都漢時士。以經學行誼自守。高而三公辟士。

以能致賢才自詡。諸博學洽聞脩潔之儒。致有五府俱辟。四司僉命者。州牧於士望。先以禮托爲布衣交。已乃辟用。其辟除不赴者。爲題輿虛坐。不更署。其重如此。而南陽樊英之倫。至厯天子。備玄纁玉帛禮聘之。其廬旣至。天子降寢。設壇場。几杖。尚書奉引。延問失得。如待神明。而宏儒遠智。貞人潔士。激揚風流者。猶皦然隱遯不污也。豈非盛哉。故黨錮之禍。前蹈後振。政濁於上。議清於下。大權盡去。天命且改。而姦雄盜篡之夫。猶逡巡卻立。而不敢動。有以也。魏初建國。以毛玠崔琰爲曹椽。選用先廉勤。而士礪名簡。務

尅約已甚。和洽言於魏公操曰。天下大器。非可以一節治也。儉素過中。以處身可矣。以之格物。所失實多。今朝臣有服新衣。乘好車者。輒謂之不廉。至今士大夫污其衣冠。藏其輿服。有親挈壺殮以入官寺者。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務通人情。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至疲瘁。甚乃詭激。抑且容僞。非長世弘化之道。操下令禁敕。俗爲稍衰。黃初中。令郡國察孝廉。以德行充。不限試經。司徒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隳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試經。恐學業從此廢矣。

其有通經秀異。可特徵用。帝從其言。後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黨友。相詡於名高。有四聰八達之稱。司徒董昭大疾之。濟陰定陶人為帝言古之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謂浮言華貌。敗俗而傷化也。今年少不以學問為本。而專交游為業。國事不以孝悌清脩為首。而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嘆。以毀訾為罰戮。用浮譽為爵賞。附已者。則嘆之盈口。不附者。則作為瑕釁。至乃往來禁與。交通探問。此法之所不取。而刑之所不赦也。帝曰善。詔郎吏通一經以上。任牧民者。亟登用。其浮華不務本實。

者罷之。而誕颺等皆免官。會詔以侍中盧毓尚書吏部。使自選代者。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所自知。無為舉。更舉所未聞。舉阮武。孫邕。詔邕侍中。尋詔毓舉中書郎。謂之曰。得人與否。在盧生。必毋取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方乃有時名。名非所當疾也。臣愚既不足以得異人。但當循名案質。徐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帝曰善。乃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行之。毓選舉。先性行而後才言。

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爲善。是才不中器。於不才同。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問其次。舉韓暨崔林。後以疾遜位。推王昶王觀王祥。皆時名德焉。其後士習放誕。務進趨而廉耻道缺。晉御史傅玄上書言。昔先王之御天下。教化行於上。清議明於下。所以隆也。近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貴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遂令綱維不攝。放誕盈朝。而天下之清議泯然。陛下龍興。宜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而劉寔子真著論言。古聖王之化天下。所

爲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在朝之士讓於上。草野之人皆化之。而推賢讓能之風行矣。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賢不肖旣辨。然後從而用之。已仰其成。又何加焉。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言不難也。自魏代而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辭不能。終莫肯讓於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誹誹。一人有先衆之譽。

毀必隨之。而名不得成。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官職有缺。上選之吏。貽愕而不知所用。但案官資而舉之。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忌也。如此而望所用之得人。不亦遠乎。且謗毀之生。非徒空設也。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得不因所聞而察之。察之而得其似安。得不理其罪。知而理之。主威令之不行。必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罪退者稍多。大臣必且有不自固之心。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之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

乎。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益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禮。夷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而尚書載之者。爲永世作則也。今令叙用之官。必有讓能之章。乃通。其不能推讓。徒謝恩私者。皆絕不通。則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於是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夫主選之吏。不必任公。令一人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之爲公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

賢於臨缺而令一主者獨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尚書缺。八尚書共選之。必賢於臨缺而令一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亦擇衆郡守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必賢於任一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人情爭則思毀乎勝已。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質也。世讓則賢智表著。能否立判。就班歸類。不可得而亂也。如此則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此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之道也。時不能用。初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播遷。無從覈其行能。尚書陳羣奏立九品官人之法。擇

州郡中。嘗爲臺省郎吏。賢有識鑒者爲中正。俾各察其州之士。行能望實。以差次其選。而清議頗行。然其時中護軍夏侯玄。則以爲中正。但當考素行。而官長各舉其屬之能否。參之。兩用相覈。而後官才乃可審。晉沿其制。州置大中正。郡國設小中正。掌選舉。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行實。乃行。當是時。公府辟召。郡國薦舉。諸入仕之途。不異先代。而中正軒輊。終莫之得。違陳壽居卷。使侍婢丸藥。以爲疵議。坐以沈廢。郗詵篤孝。以假塋。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如是。後法寢弊。尚書僕射劉毅。以爲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

人物難知。愛憎難防。情偽難明。此三難也。今中正定九品之次。高下任意。取舍繇心。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又以一人之耳目。定州郡之賢才。多者千人。詎能詳識。必將采納浮言。毀譽交亂。一有不審。遂謬廢置。又中正失舉。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憚顧。而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別其善。當官任職。遷附卑品。績用無列。反獲高叙。是爲棄功實而崇虛名也。時司徒衛瓘。亦表請復古鄉里舉貢之法。俾以土斷。則人思反本。不濫於華競。時不能用。而中正之法。迄梁陳周隋。循沿之不廢。而益以門望相高。初魏散騎

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司徒王昶。黃門侍郎杜恕。議以爲唐虞雖有三考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曾不少見。周天官冢宰大計羣吏之治。而較比之例。不聞。蓋世有治人。而無治法。聖主者。固明於任賢。而畧於立法也。今奏考功者。陳漢周之云。爲掇京房之遺旨。以爲盡考課之要。則唐虞可無須稷高之佐。殷周可無貴伊呂之輔。而能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盛也。謂宜粗舉黜陟之體。而委達官之長。總其紀綱。後河南尹杜預奏書言。臣聞古者設官分職。弘六典以詳考課。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敷奏

以言疇咨而訪。以公其廢置。惟重人也。及至末代。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衆。今莫若委任達官。令各考所歲舉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爲下第。因計皆比於六載。總按其六歲處。優考者超用。處免其優多劣少者叙用。劣多優少者左遷。不足拘以法書。元魏之世。重州郡中正。精選德高鄉國者以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附他州併察。頗得古鄉里舉察之意。後州皆置中正。人多庸鄙。而選叙淆亂。乃罷設。獨令在位者五人相保任。無保任者奪官。而銓

選舉歸之尚書。吏尚書獨與兩郎中操其柄。欲鏡鑑實難。又羽林入選。皆武人。恣睢爲不法。言者欲銓別選格。排抑之。而羣起譟詬。幾成大變。又官應調者益衆。而負少不足給。吏尚書崔亮大患之。乃奏爲格制。專以停解日月爲之斷。雖行能高。終不得越次而擢。庸才下品。年月久次者。則擢之。人莫得施其怨謗。而沈滯久者。頌其稱譽之。以得安其位。繼者利其便。已踵行之。而年資之格。始於此。部郎中薛淑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今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豈謂銓衡哉。迨隋命吏部

尚書舉大僚。侍郎銓小官。海內自一命以上。曹掾尉史。津官戍吏。咸銓於吏部。而州郡辟舉之路盡絕。鴻臚卿裴子野言。官人之難久矣。擇言觀行。猶懼其弗周。况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于一司。一人之鑒有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有限之鑒。辨難源之才。而欲使國無違授。野無滯才。何可得也。是時吏尚書牛弘職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最號稱職。攝尚書盧愷與侍郎薛道衡甄別物類。頗不循年資。稱清簡而譖愨紛紜。愷道衡坐廢。蓋銓選之弊極於此。而後世循用本此矣。尚書弘嘗問於劉炫曰。周禮官多。

而府史少。今百倍於往。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府史所職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案。鍛鍊辛苦。至有萬里追證。百年舊案者。此繁弊之繇也。弘曰。善。又問。方魏齊時。令史從容於職。今不遑寧處。何也。炫對曰。往者州惟紀綱。郡置守丞。縣注令而已。諸僚佐皆官長。自辟。今吏無大小。畢繇吏部。織介功課。皆屬考功。此繁嘖之繇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間。何可得乎。弘喟然曰。善。而終莫能行。先是魏晉而降。選士頗以詩賦。梁僕射沈約著論言。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爲詩。

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基焉
故足貴也。後作者隨聲逐響競用華葉棄其指歸今
自閭里童昏貴游總角以博依爲急務鄙章句爲專
魯罔不擯落六藝波流同尚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
義深心盡於卉木遠致極於風雲隱而不深巧而非
要使季子聆音必且悼其疵國鯉也趨室必不敦其
未學而欲依以選士不亦難乎。治書侍御史李錡言
之尤苦以謂州縣選舉不遵典則雖有宗黨稱孝鄉
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猶且擯落不加收齒其
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以傲誕。

則選舉繇之。此繇縣令刺史不崇風教挾私踵弊而
然也。請下諸司禁敕。至隋煬好文詞實始置進士科。
專詩賦取士。不復關行能。而貢舉之弊又極此矣。唐
沿隋制。上郡歲貢舉二人。下郡一人。其才能尤著者
無常數。繇學館貢者曰生徒。繇州縣舉者曰鄉貢。皆
升於考功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曰秀才。曰明經。曰進
士。曰明法。曰書。曰筭。各依所習業舉選以爲常。有明一史
至三史有開元禮有有道舉有童子舉其天子親策舉之曰制舉。以待
非常之士。諸鄉貢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取文優者
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

歌鹿鳴之詩。與耆艾叙長幼賓興焉。於是疏名列結。通保上戶部。戶部集閱而關考功。考功郎試焉。其貢舉非人。若較試不以實者。皆有罰。粉秀才科最高。試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後廢而進士科特重。然專之文辭。他制科名猥多。然無實。徒空名。道侔伊呂。才膺管樂。志列秋霜。文經邦國。辭標文苑。臨難不顧。狗節寧邦。長才廣度。沈迹下僚。樂道安貧。及賢良方正。博學宏辭等。其銓選法亦同前代。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謂之銓。尚書典其一。為尚書銓。左右侍郎分其二。為中銓。東銓。法以四事擇其良。一曰身體貌。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言辭。楷法。文理。辨正。遺正。優長。以三類。

觀其異。一曰德行。二曰才用。三曰勞効。德鈞以才。才鈞以勞。六品以上不試。六品而下。集而試。觀其書判。試而銓。察其身言。銓而注。詢其便利。乃注官。注已。上僕射。上中書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乃以聞。主者奉旨行。謂之奏受流品。及流外。則判補給以符。謂之告身。其嗣王郡王親王諸子職事官。正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若上州刺史。在京師者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皆天子宰相商可否。而後授。六品以下。吏銓注受職。旨獨報聞。不可否。為旨

授。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資官。凡大選終季冬之月。定九品流格。補萬方闕官。而銓總章中裴行儉。以選人益多。與貞外郎張仁禕。定張名姓履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差次。官資高下揭之。俾人曉然於法。遂為制。而唐考課之法特詳。凡應考官。皆具錄丁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衆讀。差以九等。各於所屬司較定。上之考功。考功受其質。而當其善惡功過之考。外官附朝集使以聽質。別勅京朝官望高者。一人較京官。一人較外官。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監焉。流內官叙以四善。一德義有聞。二清慎明著。

三公平可稱。四恪勤匪懈。自近侍至於鎮防。有二十

七最。最各效其官。

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銓衡人物。擢進才良。為選司之最。

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較之最。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決斷不滯。予奪合理。為判事之最。部統有方。警守無懈。為宿衛之最。兵士調習。戎伍克備。為督領之最。推鞠得情。處當平允。為法官之最。讎較精詳。明於刑定。為校正之最。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禮義德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詳雅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訪察精密。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明於勸嚴。稽失無隱。為勾檢之最。職事脩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功課皆克。工匠無怨。為役吏之最。時耕耨。課收穫。為農官之最。謹益藏。明出納。為倉庫之最。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為方術之最。市廛不擾。姦濫不行。為市官之最。牧養肥碩。蕃息滋多。為牧官之最。一最四善為上。最邊境肅清。城隍脩理。為鎮防之最。

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當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爲下下。凡九等以最縉善。而主本於善。其州縣官。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以差次進考。若撫養乖方。戶口減損者。準差次降罰。課農田豐殖。若不勸課者。亦如之。諸定考。畢集尚書省唱第。然後奏貞觀中。天子念取人獨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無爲也。比授職。而後澄汰。則後事欲更法。吏尚書如晦曰。昔兩漢取人。本鄉行。以故能得士。今選集動踰數千人。選曹

較階品之不給。何論才行。帝慨然欲倣漢法。令本州辟召。會議行封建。不果而寢。已。帝欲聽選。人得自舉。魏徵曰。知人則哲。自知者明。知人信難矣。自知亦豈易乎。且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可聽也。當是時。天子知人善任官。冀州所舉士張昌齡。王公瑾。少俊有才。聲考功郎王師旦。罷黜之。舉朝爲譁駭。帝召問師旦。對曰。二生才誠華。然文體浮豔。終不成令器。擢之後。進生倣効。傷陛下雅道。帝曰。善。盧承慶以考功典選。勅百官考。有潛舟溺者。承慶署典。潛失陷。考中下。其人無愠色。承慶異之。更署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

色喜承慶大嘉之。署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銓司效職類如此。先是隋世選人皆以十一月集。至春罷。患期促不得盡研諦也。尚書劉林甫奏請四時聽選。隨闕注擬。官無滯人。而四時注選始於此。顯慶中選人集益衆而彌濫。歲入流多至千四百人。而胥徒伎術諸雜色人畢注官。明經學通時務入選者獨三之一。黃門侍郎劉祥道林父子也。上疏言官人非材。繇用人之源濫。濫源所起則入流失簡而然也。今雜色人署年勞者滿曹司。試判訖不復簡善惡。畢注官。其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乃始選。稽古之美。雖信難成。斗

筭之材。誠易爲力。而於選取之道。則混貿矣。今莫若令雜色應入流者。試判訖分其行署等。而私犯著者居下第。公犯下下。雖經赦降。亦行量配。未赦降者放還。庶入流不濫。且令胥徒知有銓擇。漸自飭勵於法。而明經進士注選。當令居雜色人三之二。以示優。又言儒者教化之本。道藝之宗。今庠序徧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而風俗日替。則獎進之道未弘也。宜搜訪獎延六品以下及山谷之士。以弘儒風。下百官集議。竟不行。吏侍郎魏玄同疏以爲昔周之選舉。分任羣司。太宰內史掌爵祿廢置。而司馬亦與賢詔事。公聽

觀如此。穆王命伯冏慎簡乃僚。則又官正自擇。下吏之明驗也。漢世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制諸侯得自置其國吏。四百石而下。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太守。魏晉而降。始畢歸吏部。以刀筆量才。以簿書察行。而法與世弊矣。夫尺丈之量。不能度非所及。鍾庾之器。無以容非所受。况天下之大。士類之衆。而委之數人。使百行折於一面。九能斷以數言。卽平如懸衡。明如水鏡。然且有所極。况司斯柄者。間非其人。爲人擇官。爲官擇利。考選繫乎親疎。措注觀之勢要。於爲弊豈有量哉。今貴游子弟。少不務學。技能本疎。徒

以門資。恒處優望。宜以簡練爲急。時不能用。武后稱制。廣爵祿。以苟悅人心。選集者畢注官。官不足。置試官處之。故其時有載車斗量之謠。韋庶人擅命。復置員外官二千餘人。除官不繇宰司。但中宮特勅。斜封下。輒拜。而綱紀大紊。玄宗定內亂。睿宗立。始罷斜封。墨勅官。開元初。罷員外簡較官。而尤重於任官。已患吏部多私。分吏選爲十銓。以它部尚書若它官十人主之。試判畢。召稱制臨決。左庶子吳兢曰。易稱君子思不出位。言上下各止其所。不侵官也。今尚書分掌銓選。吏部尚書侍郎。壹不得參其事。而陛下又自臨

決之是以大唐萬乘之主。而下行吏事。非居上臨人。推誠率物之道也。帝悟。乃以三銓歸有司。拾遺張九齡爲上言。天道雖遠。其應甚邇。乖政之氣。溢爲水旱。今六合元元。懸命於縣令。宅生于刺史。則刺史縣令。陛下所與共天治。親民者也。苟非其人。水旱繇之。今京輔雄望之郡。刺史猶曰少擇。若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類多非人。其繇京官出者。皆身坐疵負。政無善狀。或附會以忝高位。而勢衰形露。以不稱左遷。刺史已然。况縣令乎。夫毗庶國家之本務。務本之職。而輕之。承弊之民。而擾之。而聖化此銷鬱矣。今州刺史

古之郡守也。古郡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欲內外均勞。謂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聲。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不使十年在外。則天下從可治也。且今天下不治于上古。而事倍于往初。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巧猾胥徒。因緣爲姦。夫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于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謂其能爲官擇人。因賢授任也。今膠以格條。擬資注職。士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誠令刺史縣令。精覈其人。管內當舉

選者精考才行。然後送臺。吏部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舉。多可官之才。吏部因成。無庸人之擾矣。今歲入選者萬計。京師米物爲耗。冒濫抵於此。而方以一詩一判。定其去留。豈不遠哉。且用人宜第其高下。賢否不淆。高下有次。則祿位不可以妄干。而天下之士。必爭務刻意脩職。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相懷慎亦言。孔稱爲邦百年。勝殘去殺。又稱苟有用我。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言治積久而後功效始可課也。今州縣官佐。下車布政。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已遷轉。人知吏之不

久。則不憚其吏。吏知遷代不遠。則不盡其能。苟且脂韋。傾耳企踵。以冀速化。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帝從之。加意守令之選。詔採訪使觀察風俗。課在位善績。三年一奏。以爲常。新除縣令。親臨問試。理人策。其高第者。以不次擢。季年。吏部尚書裴光庭。倣崔亮限年法。爲資格。以罷官若干。爲選官準。資高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給。無得踰越。非奉譴謫。皆有升無降。諸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咸用怨歎。丞相璟。爭之不能得。光庭死。中書令蕭嵩。以爲言。詔申敕。而有司奉式循資。苟幸寡怨。

無奉制書者。

時洋州刺史趙匡言漢代用人府寺郡國得自辟所屬士脩於家而辟置隨之

故人務名簡風俗用脩今舉進因隋氏之制主司褒貶獨在詩賦務求巧麗溺於所習迷謬原本欲以啓

導性靈獎成風俗豈不難哉又人之心智有涯九流

七畧書籍無筭主司微問不立程限故士務鈔畧以

祈偶中業之無成固在於此夫疏以釋經經之筌蹄

今明經問義復誦註疏竭精華於不急之業而當代

典法無不而墻臨人決事取辦胥吏是所習非所用

所用非所習也又舉人收用者少而諸色出身入仕

者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使服勤道業之士不及

昏吏故效官多汚下之流脩業抱後時之嘆崇本抑

末啓昏室明爭第既難因用奔競交馳公卿以求汲

引毀訾同類用以相先業本儒雅行實險薄非受性

匡然流激使之然也又歲一舉選秋初就道秋未得

歸休息未幾而嗣秋復至學業不得脩習而資糧薪

芻舟車之費勞頓無已至有會考功負外郎不稱爲

終死不得一薦者豈不痛哉

士所詆訶詔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試禮部選士

自此始天寶中帝欲盡官材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

上咸詣京師策之相李林甫專恣患草野士倨侮得

斥言其姦請令尚書省先試無一人及第者而林甫

以野無遺賢表賀時中丞倚得幸上吏侍郎宋遙苗

晉卿欲附之主選事以倚子奭爲舉首羣議沸騰帝

聞召面試奭手試卷終日不成一字遙晉卿坐貶官

其後有司鈎較爭苛切爲功水炭脂炬饗殮皆士人

自將羅棘遮截始唱名入列坐廡下士益浮賤禮部

侍郎楊綰患之上貢舉議曰國家選士必籍俊良取

其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有德動不違仁體忠信

之資履恭慎之操。藏器待用。虛心下人。以能率已。從
政化民。鎮俗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寢微。爭尚文詞。互
相矜衒。馬卿不偶於任用。趙壹取擯於鄉閭。古人比
文章於鄭衛。蓋有繇也。近隋煬始制進士之科。當時
猶試策而已。高祖時。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奏進士
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浸以成俗。幼而就學。
止誦當代之詩。長而博交。不過諸家之集。遽相黨與。
用弘虛聲。六經二史。皆同掛壁。况徵以孔門之道。責
之君子之儒。豈有當哉。祖習旣深。奔競爲務。投刺于
謁。馳驚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謗讟。古之賢良方

正。胡寧有此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
子。欲其返樸淳。懷禮讓。守忠信。謹廉隅。胡可得也。愚
以爲古先哲王。皆側席求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
非經國理俗之道。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舉其有
孝弟忠信禮義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
爲名薦之州。州刺史禮待之。試其所通之經學。通者
上第。上之省。皆毋得輒自陳牒。其所習經。周易毛詩。
儀禮周禮禮記左氏公穀任科一經。務取深義奧旨。
通諸家之學者。至京遣諸司官有儒學者。主試。每經
問義十條。已對策策三問。問古今治體及時務所施。

百少下編 四十
行者全通爲上第。付吏部授官。經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諸明經帖括。非古制。請與進士科並停。其國子舉人。準此。乃有行業不著。所繇妄相推薦。請量加黜貶。冀人歸實學。士識大猷。淳龐自消。淳龐自勸。下有司議。而左丞賈至。議以爲自晉而後。衣冠遷徙。人多僑寓於所在。占籍必舉之。鄉不足以盡才。請增國子博士。負十道。及諸大州各設學。致生徒。其保桑梓者。鄉里舉之。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終已不行。肅代兵興。天下多故。舉選濫而銓弊。禮部員外郎沈既濟上書言。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者三。

科。曰德。曰才。曰勞而已。今選曹之法。乃在書判言辭之間。夫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就令執此無失。猶乖得人。况耳目聰明。又有所不及乎。此其弊在法。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魏齊。多繇請托。其時議者以爲外濫。不若內收。於是罷州府之權。歸之吏部。以矯時懲弊而可矣。今吏部之弊極矣。不可坐守而利弊。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叙。吏兵部參議。六品而下。及參佐之屬。聽牧守選之。以清其源。其辟用非公。則吏兵二部得察而劾之。小加黜譴。

大寘刑辟。委任責成。孰敢不勉。而替名僞命。菲才薄行之弊。可從汰矣。或曰。吏部有濫。止繇一門。州郡之濫。其門滋多。均之爲濫。曷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而易窒。吏部有濫。卽一門不可革也。旣已受選於部矣。雖才職不稱。政亂不理者。而責無所任。責刺史則曰。命出吏曹。不治不敢廢也。責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任。不保其往也。責令史則曰。按資歷而行。不知其他也。混貿莫理。而黎庶安受其弊矣。若州府辟舉。則舉劾之章自在。州濫黜刺史而可革也。府濫易牧守而可清也。吏部之濫。卽更十

侍郎無益。何者。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也。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易法而求理乎。答曰。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開元天寶之盛。以慶賞不軼。刑威必齊。而理之。匪繇吏部。臻此也。向令此時用辟召之法。其理不彌久乎。故州郡察舉。在兩漢則治。在魏齊則亂。而魏齊之亂。不勝于兩漢之治也。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則理。而開元之理。不勝於神龍之亂也。議事以制。當徵其本末。計其遐邇。豈以時得時失而從定之哉。時不能用。既又議近代之制。爵祿其失四。其一入仕之門太多。管子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

三孔者國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國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私徑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近代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岐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其二言閥胃之家太優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雖儲貳之尊與下士齒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免歸蘭陵光武巡幸始復其徃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衆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其三言祿利之資太厚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人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臂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覲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趨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其四言督刺之令太薄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令畏憚觀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

豈不懷祿法之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雖甚愚之人孺孺然第乘一勞結一課獲人選叙則循資授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浸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膺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了而倒還者爲官如此其易享祿如此其厚上法如此其寬下斂如此其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今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設座位置印綬于旁揖讓而進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尚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徭而欲以法術遽列禁人奸冒此猶坯土以壅橫流也又言開元天寶中家給人足人無苦賦四夷來同遠近熙晏人無所展其能生育長養至于老死惟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而已故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欲五尺童子耻不言文於是進士爲士林華選故忠賢儁彥韞才毓行者畢出於是而茲桀無良者亦附焉故是非相陵毀譽相傾或扇結黨與私爲盟軌

以取聲稱。或鈞據隱匿。播為篇詠。貞元末。陸宣公贄以逆相訾抑。風俗之弊。固在於此。秉政。白請令臺省長官得自舉所屬。署名奏。後考不稱坐舉者。而讒者以諸司所舉多親故。招賄賂尼之。帝以語贄。贄對曰。臣聞尊者統要。卑者舉詳。故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此治人之大理。綜人資望。既優。行能未忝。而議者遠以騰口。臣請令言者得指陳所犯之狀。而詳覈之。令實謬舉。當必行其罰。儻其誣善。亦反受其辜。然後憲典明。而邪慝者不得作。臣待罪宰相。政柄攸歸。銓擇自予。豈不誠願。然

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展轉諮訪。然後得知。則是變公舉為私薦。其於情故。必復滋多。且今日之宰相。即前日之臺省長官。今臺省長官。即異時之宰相也。豈有為臺省之時不能舉一二之屬吏。居宰相之位。則能擇千百之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滋甚。語具贊謨中。帝嘉納。然竟追前詔不行。時德宗意疑多忌。不委任臣下。官小大多自選。一經譴責。輒終身不收。又好以辨給取人。於是贄具論官人之道。廣上意。其畧曰。昔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為賦魚藻。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塗丹雘。禮著造士。易尚

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方夫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故知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廷乏人。其患有七。夫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用財。主吏在序。進賢能用財。在平頒秩俸。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

易。其理甚明。故與奪人主之利權。名位天下之公器。不可以公器徇喜意。不可以利權徇忿心。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頃者任官。頗異於是。宰相承恩。則援引濫而必進。宰相見卻。則擬議當而罕俞。是羣才仕進之窮通。繫輔臣恩遇之厚薄。此謂不澄源而防流。其患一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徇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必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莊士以愛才爲心。嬖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阻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縣信。是以大道每

藜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繇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其患二也。頃者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責。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官闕。須補。或緣將命擇才。宰司慎揀。上聞必極當時之選。而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再至三。所得益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謀。或權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所謂求精太過。其患三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免微瑕。仲尼至聖。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尚稱不遠。復無祗悔。

爲美自賢人而降。孰能自免於過咎也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青而掩德。故能復三敗之辱。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而已。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旣切。記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天下人士。獲登朝班。脩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世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衰。所謂嫉惡太甚。其患四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故訥訥寡言者未

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旨者未必悖。承順
愜意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
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
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僞妄不行。貞實在位。如
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
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
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無謬誤。所謂程式乖
方。其患五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
短。材有所合。必有所睽。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而枉
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而駑驥無失性。物既若

此。人亦宜然。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
其能。及夫合以成功。亦與全材無異。故尚書序堯舜
之美。自禹稷益而下。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
職。以能平土播穀。敷教明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鳥
獸魚鱉。亦罔不寧。蓋繇舉任得人。鑒擇惟審。不求責
於方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
盡其材。君垂拱而仰成。臣協恭而濟美。功焯當代。名
施無窮。及其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
人不繇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扶虛實。以一事
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

力之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才之不能。是以職無成功。人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其患六也。夫覈才取吏。約之三術。拔擢以旌異能。黜罷以糾失職。序進以謹官常而已。故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之定限。以能殊才不滯。庶品有倫。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暫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以循默者既無聞而不進。著効者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別。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吏之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

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始也。砥礪之心。必切久也。因循之意。漸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蒞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故聖人愛才慮事。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也。諸經慮深悉矣。元和。中。天子重相。重諫省。而留意於任官。敕禮部舉人。爲官司決罰。若曾任州縣小吏。卽有辭藝。長吏無得舉送。違者罷免。李吉甫爲上言。自天寶來。中原宿兵八十餘萬。商賈

僧道雜色役不服田畝者。又什之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也。況今斂財日寡。而授祿滋多。設官有限。而入流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品安得而不繁乎。漢初大郡不過五六十。今天下列郡三百。縣千有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而制輕。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一品月俸三千餘。職田祿米不過千石。一品以下。給俸料者。計不下萬員。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願下有司。詳定州縣可

併者併之。入仕之途。可停者停之。而詳俸給之數。則祿寡易共。官寡易治。稍減冗食。以寬疲甿。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等。詳定省冗官八百。諸色流外千有四百員。自唐踵隋制。以詩賦試士。士專於浮文。開元中。敕進士以聲韻爲學。昧古今。而明經專帖誦陋弊。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晚益浮薄。文宗患之。而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抑惡進士。屢請罷其科。帝曰。敦薄淳澆。諸科中類有之。何必進士。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念何可遽廢。詔禮部歲登第名額。無其人不必充。武宗時。立舉格。定國監

及諸道所送士名額各有差而相德裕於進士科稍殺其恩禮帝以為言德裕對曰臣未嘗登第不當以進士為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龜勉隨計登第自是家不蓄文選蓋薄其不根

進士舒元與奏書言聖朝脩三代

代之教而貢士一門闕然不脩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讀禮經鄉舉里選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心竊信之謂強學待問可也此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為州縣察舉得備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立東縛簡約之法曰勘磨狀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不被駁放得引至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泊朝哺餐器肩荷手提為吏胥縱慢呼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闕門三代貢士未有如此其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之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偷折經詰侮聖人之言乃知非聖人之徒

也夫國朝開進士科宰相公卿大夫皆繇此出則此科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也而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比僕隸已下非所以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以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汚辱為陛下用矣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以篋篚皮弊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珠玉也賢才耻之臣亦耻之臣又見禮部格下天下言察士當訪行實無頗邪然後貢不如格罪舉主臣初見心賀以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及格下而法設無藝朋黨譁然扇突則又惡用格為哉又於合格中程人數歲多者不出三十少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今日月出沒皆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為不少矣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而來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耶遺賢耶有司可以僕隸視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謬收其半用充人數

是為取才耶。取合格耶。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於地也。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脩格文。使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者。罪之。此謂澄源。源既清。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藝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湧。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繇正。以成者為士。正則公。公則正。公則正。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繇邪。以成者為士。邪未之有也。公卿不和者。公卿邪。而天下可治。亦未之有也。陛下無以臣職在貢士中。疑臣自為。臣雖不敏。竊窺太常第一第。今日貢士之體。事便辟巧佞。馳騫閹。鍵不足為難。不得則納屨而去。蹤跡巢繇。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有焉。而是時杜岐公佑。原本弊始。著論言昔之論選舉者。或云官繁人困。要在省吏。或云等級猥多。患於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

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其所以失也。蓋昔秦法。唯耕與戰。始得入官。漢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之科。而常歲郡國以丁口率二十萬。而貢一人。約當時推薦天下。僅以百數。則考精擇審。固其勢也。我唐開元天寶歲。貢舉輒數千人。而門資武功。伎藝。胥吏。雜流入仕者。又不可勝記。比於漢代。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等級。猥立選限。以抑之乎。秦氏列郡四十。兩漢列國百餘。太守入為公卿。郎官出宰縣邑。皆得便宜從事。濶畧苛文。惟責成效。寄委既重。酬獎亦崇。今之郡符三百五十。州縣遞降。倍復

八九而職司利病不得自專。八使十連動相稟覆地。卑體薄勢下任輕。誠徒勞而難功。冀超擢以速化。常情進趣共慕榮達。又何暇淹留著績爲乎。後魏崔亮爲吏部尚書。人無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魏之失才。實從亮始。隋文盜有天下。不欲權分州郡內外一命。畢歸吏部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夫以萬里封域。九流叢湊。而掄才授職。一仰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故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止於書判。靡然猥雜。銓綜無紀。故閱經號爲倒援。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數選之制。壓例

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不澄其源。苟濟其末。求其無失。不亦難乎。夫爲國之本。資乎人。咄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治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人重土著。而各反於本土。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安黎庶矣。宋承五季之亂。文教蕩然。人不知問學。不願仕宦。爲吏。太祖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若經學優深有師法。詳閑吏理達教化。凡三科。不限資。見任官及草澤。並得充。而郡縣無應令者。已又許士得詣闕自薦。而應三科舉者。歲惟止二人。對制策。又不稱濶疏。賜酒饌。勞遣

之。於是詔諸州察孝弟力田。奇才異行。若文武材幹。可任使者。具送闕。凡七百四人。召試無可采。自陳習武韜。帝怒曰。是宜隸兵。皆號呼求免。乃得謝罷去。詔劾所部官。不審舉濫冒罪之益。一時風氣椎樸。至於此。於是始復重科舉。科制大都因唐。而進士科亦特重。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諸科。皆秋取解額。春集禮部考。及第者。榜名。尚書省。凡士應舉。如集令。什伍相保。毋得有大逆人。總麻而上親。及諸不孝不悌。若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倫。意以坊始進。凡就試。奸私發覺者。立黜。知貢舉官。將赴院。臺閣近臣。毋得有薦引。既徹棘。及第人。毋得詣知舉官。稱門生。為阿私。已又定諸州貢舉條法。及殿最之式。而川蜀道所貢士。令縣次往還。續食以示優。開寶初。

擢進士及第者十人。而學士穀子邴在選中。帝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命中書覆試。且下詔言。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繼自今。關食祿之家。得舉者。悉以聞。中書覆試。其後翰林學士昉知貢舉。而入第人。武濟川者。入對陋。召問語失次。帝怪問。已知為昉鄉人也。黜之。而親覆試。諸進士終場下第者。數十人。賜及第。昉坐絀。蓋進士廷試始於此。其入選法。有貢舉。有奏蔭。有攝署。有流外。有從軍。凡五等。而其選人注官。自京府留守。節度觀察判官。下至令錄簿尉。凡七等。

進士入望州判司。次畿縣簿尉。九經入繫州望縣。五經三禮通。

禮三傳三史明法入上州緊縣學究有出身人入中州上縣太廟齋郎入下州中縣郊社齋郎武衛無出身人入下州中下縣諸司入流人入下州下縣允非科第及特旨者年二十五方注官。內外官不署本職以差遣爲資歷。文臣少卿監而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而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爲四曹。文選爲審官東院。爲流內銓。武選爲審官西院。爲三班院。而中書有堂選。郡縣有奏舉。不皆隸於有司。內外小職猶聽長吏奏辟。而頗重舉官。是時天子懲方鎮擅官之弊。藩郡闕輒遣京朝官權知。置通判諸州各一人。詔於幕職及州縣官任職者舉克。又詔翰林

學士竇儼等四十二人。舉才堪通判者各一人。已又詔諸州官負闕毋得以攝官蒞事。以闕上有司選注。

是時令選人到京者卽赴集不必限四時及成次甲乃選。又給限南曹八日。銓司旬有五日。門下省七日。自磨勘注擬及點較謝辭毋得踰一月。其別論課績或負過名須考驗行如法。後復四時選如故。已

帝念銓衡憑資歷而英才沉困也。詔吏曹署人才可副升擢者。途中書引驗拔擢之。已又念嶺表民久困於苛政。思惠養。令吏部銓自荆襄以南州縣選見任見力壯有幹理者。判嶺南諸州。得携家之官。其後命參政盧多遜正選法。違復補闕漏。定經式。而銓綜益有叙矣。先是常參官沿五代舊制。各以曹務閑劇爲

月限。歲滿叙遷。無以綜名實。乃詔審官院。課中外職事官。通磨勘。非勞績不遷秩。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乃得遷。其七階選人。第資歷。無過犯。有年勞。為循資遷。又詔言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何以責廉。令諸州縣以戶口為率。減其負。俸月增給五千已。詔縣令佐。有能招携勸課。致蕃庶。增租課者。減一選進階。時教坊使衛德仁。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帝曰。伶人為刺史。自莊宗失政。奈何效之。擬上州司馬。曰。亦不可。州上佐資望甚優。乃士流所處。奈何乎。授之。彼伶人第當於樂部中遷轉耳。蓋慎重名

器如此。太宗時。天下稍益習文事。而天子好文。欲大興文治。振滯淹。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制科。非敢望拔十得五。但得一二焉可矣。又謂侍臣曰。朕親試多士。殆忘饑渴。每召見臨問。觀其才拔用。庶野無遺賢。先是太祖幸洛陽。洛人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十事。中四說稱旨。見召問。而齊賢執所陳皆善。中陳取太原。復幽薊。帝陽諱言之。齊賢不解也。因忤意罷去。及還都。謂帝曰。我幸西都得一士。曰張齊賢。宰相才也。我不欲官之。以遺汝。為異日輔矣。及帝即位。首設科。齊賢在試中。顧不得第。命覆試。於是并呂蒙正

以下。金賜及第。賜宴袍笏。賜詩。賜禮記儒行篇。命各以優等授官。而進士恩禮之重始於此。其後每舉多覆試。而閱貢籍十舉以上。百有六人。哀其困頓。久終遐棄。老死。以特恩賜出身。曰特奏名。考較詳而推恩廣。於是文學士烝烝嚮於用。然制亦少濫溢。士習因稍靡。遂浸泆於文焉。太平興國初。試士首以訓練將。命賦。主聖臣賢。命詩題。示參用。文武之意。初試得呂蒙正以下百有九人。覆試諸科。得二百人。皆賜策。又按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百八十餘人。金賜出身。九經三傳七人。不中格。憐其老。亦賜同出身。凡五百人。皆賜袍笏。錫宴。帝自為詩一章。賜之。甲乙第進士。及九經皆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餘亦優等授官。八年。進士諸科始試律義十道。進士免帖經。明年。惟諸科試律。進士復帖經。進士分甲。錫宴。瓊林苑自此始。端拱初。取禮部試

不中格者。再試之。得官數百人。凡廷試。帝親閱卷者。累日。宰相屢請歸。有司乃命官。淳化三年。諸道貢士凡萬七千餘人。先是有擊登聞鼓。訴較試不公者。故知貢舉。蘇易簡命糊名。詔刻禮記。儒行篇。賜進士。咸平三年。親試陳堯咨等百四十人。特奏名九百餘人。有晉天福中預貢者。又賜河北進士諸科。三百五十人。第其下第。願試武藝。及量才錄用者。又五百餘人。賜金錢慰遣。景德中。定廷試考第為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進士。淳化中。分置磨勘司。審官院。掌京朝官考課。院。掌幕職州縣官廢差遣。院。令審官總之。當是時。選注者。往往得引對親。又時親臨軒注選。嘗自書戒諭。言勤政愛民。奉法除姦。方可書勞績。而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摹賜之。已念有司批書印曆。多闕畧。一漏失。將殿遷降資也。制自

今職事官。依州縣給南曹曆子。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御前印紙。令書課上。而遣官行郡縣。廉官吏不勝任者。覺免。詔轉運使統領郡國。考第所部官爲三等。察舉之。以政績尤異爲上。職務粗理爲中。臨事弛慢。蒞官無狀爲下。舉官不稱者。連坐。自首者免。嘗謂宰相曰。日朕欲擇河北一轉運使。閱班簿多不詳操履。朕何自悉知。今後臣僚授任。並詳具履歷狀。乃引對。庶幾朕漸得諳識。考觀其行能。益精慎如此。真宗承先制不改。而申舉官自代之法。每官闕。以見舉多者量授。授官者具表讓一人自代。方入謝。在外者限三月具表附驛。

聞又著令。自翰林學士以下。常參官歲各舉外任京朝官之班。使臣幕職州縣官一人。著其治行及所宜任。閣門御史臺歲終會其數。如無舉狀。卽具奏致罰。而京朝官磨勘。必引對。乃進秩。選人須三任六考。有奏薦功賞。乃得遷。無功薦。有知縣供奉殿直。至四十年不遷者。至道中缺官至千七百人。仁宗性至仁。恕尤矜惻。下吏命銓法。選人有私罪放磨勘。近臣門謝。後至者與引對。放班侍從失儀者。毋遽以爲負。每銓注引見。率常至盱食。中書請如故事。引見毋過數人。不許州縣卑秩。長吏毋得摺摭細故。文致之於法。束

鹿尉王得說。歷官考多最。而無保任者。特擢爲大理丞。嘉祐中。下詔言古之治世。牧民者多稱職。而百姓安。今求材之路廣。責課之法詳。而吏多失職。則任官非其道故也。今智能材力任官之吏。雖欲興利除害。禁奸勸善。非假以歲月。亦無以終厥功。其令本路若州。察清白不擾政迹尤異者。其實保任聞中書門下。訪實許再任。慶曆中。宋興六十有餘年矣。天下承平久。進士額已廣。士日驚於浮文。磨勘法用而銓壅。大臣任子恩彌濫。天子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而國費日不給。范文正公仲淹參大政。條上言堯舜之明。建

官惟百。然且九載一考。稽幽明爲黜陟。誠慎之也。祖宗朝百官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以不次擢。其居職無卓然理効者。卽老其職不遷。故人自勵以赴功。今文資三年。武職五年。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輒磨勘序遷。雖其猥鄙。而卿監丞郎。固可坐而至也。此豈黜幽陟明之意哉。在京百司。典金穀。浩穰者。類爲權勢子弟所據。每一負闕。爭覬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私居待次。動踰年歲。比初到職。則已復當磨勘矣。縱無勤効。例蒙序遷。此則人人因循。不自奮之繇也。請自今二府臣僚。有大功善。加爵命爲特恩。自餘不許。

非時進秩。其京朝官臺省館閣而下。有高才異能奇畧嘉謨。爲上著信。及外任以善政聞者。自以特恩改擢。自餘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勘。任內有公私罪。磨勘日具請上裁。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文資定奪以聞。上明條黜陟古公卿以德任官。士世祿不世官。春秋譏世卿。不以天官私非人也。祖宗朝任子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以上。登朝歷兩任滿。乃聽。則猶有限度也。自祥符中。天子以世隆平。嘉與臣下同其大慶。許大臣任子歲一人。遂沿不改。至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而一家兄弟子孫京官多至二十人。蓋濫

極此矣。今百姓貧困。給祿俸實難。審官院至無闕可補。請自今兩府遇國大慶。許任一子。餘不得陳乞。其非時賜爲特恩。不爲比。諸轉運使邊任文臣。並候任三年。無闕方聽。庶幾古爲官擇人之意。上條抑僥倖古鄉

大夫州長問師之職。各教其所治民。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者能者。今國家以辭賦取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而才識學行之士。十無一二。則取之非術。而教之非其路也。今請立州郡學。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教授。俾務於興行明理義。使人不溺於華辭。又外郡解發。不

求履行。惟采詞藻。加用彌封。不見姓字。於鄉里舉選之意。蕩然。夫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者。有之。未有不脩於家而不壞於天子之庭者也。今請外郡科解。必履行無玷。藝業及等者。方許解薦。更不彌封。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方用彌封。右條舉。今刺史縣令。古之諸侯。百姓之舒慘。休戚繫焉。故歷代盛時。靡不重之。令獨累資考。以授懦弱者。多縱吏以蠹民。強幹者。每近名而賊物。國本殘矣。今請中書先精選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若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若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

判。各舉堪縣令者。以聞。必舉主多者。乃從中選授。庶

刺史縣令不至罔濫。

右擇官長

古養賢以及萬民。國初承

五代之亂。制祿未有定。真宗皇帝曠然德念。復前代

職田之制。而增復未均。夫百官重內而輕外。古患之

矣。臣請兩府同計。盡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不給

者給之。使有退食之休。無交謫之患。然後可責其廉

隅。令安於職業。政善民安。而英俊樂用。將來遷擢。得

多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明於治要。

右均職田

下近臣議

於是學士宋祁等上議。言教不本於學。較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以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驚於記

誦則不足以盡人才。誠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州縣得察其履行。黜其浮薄者不得進。則士習端而好脩。致治之本也。於是詔州縣立學。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鄉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墨義。士通經學願對大義者。試十道。而天子方倚毗仲淹。所白請皆著令。已復寢不行。學士張方平知貢舉。爲上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士以文辭者。誠以謂其懷道義於中。而英華外溢。叩其外而中藏之所蘊可質也。言而不度。將何觀焉。邇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以相勝。朝廷屢下書戒。敕而學者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

置所問而妄肆胸臆。驅易浮薄。用虧雅俗。非取賢敏才。備治之意。諸習新體。澶漫不式者。請申前詔從事。而士益相習爲奇僻。鈎章棘句。浸失渾淪。學士歐陽脩知貢舉。大患之。痛裁抑。重渾厚之文。請寬期日。試士。試先策。擇其蕪鄙不通者罷去。留者就試。已乃定其去留。庶鈔畧剽襲之弊。可盡汰而司考較者。役力少而易精。然議亦寢淫。其未不復反於本。至以爲科場之制。未盡復古。而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爲祖宗不可易之制。何言之調也。其後帝御邇英。講周禮。三年大比。州里贊鄉大夫廢典。喟然曰。古選士如此。

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令裁其數。而屢舉之。則何如下。有司議。有司言。數舉則無滯才。人少則易簡察。而鮮僞濫。又令寒苦藝學者得自進。臣等愚所不及。請間歲一貢舉。如詔書。於是進士諸科減解額之半。增明經科。意寢寢重經術矣。已下詔。言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科獨罷不設。謂俊異何其復制科。使兩制官各舉京朝官。素孝廉有節行者。以克諫官論糾。已令上素所藝業於有司。較合格乃試。重茂異如此。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略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又置高第生。

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

時蘇軾轍兄弟應制對策攻

上身。及後宮語悻直。考官胡宿欲黜之。帝曰。以直言策人。而以直棄之人。其謂朕何。命優與轉官。退入宮。喜。太息曰。朕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蓋帝度如此。先是用人主資格。而望實高懋者。曾不得自振拔也。寇萊公準主吏銓。進擢惟其人。吏持例簿進。準曰。誠用例。一胥史足矣。烏用我爲。蓋主用望實。其後呂司徒夷簡既柄國。進用多所私。范司諫仲淹進。百官圖指其次。第言於帝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凡進退近臣超格者。不當全委之宰相。

則知不揆內心。而苟以法議政是非者。皆偏指不參
 平者也。吏部銓格故苦繁。典銓者患莫能辯知。而吏
 得因緣為奸利。杜祁公衍判流內銓。既視事。命諸曹
 悉各具銓格以白。毋有隱。明日具得其本末。躬平注。
 吏一不得預而稱平。衍始視事。選者三人爭一闕。以
 問吏。吏受丙賄。對曰。當與甲乙。
不能爭。注他闕。數日。吏教丙訟甲。有他負。不當得。因
 奪之。衍悟為所賣。召與乙乙謝。得他闕。不願也。衍不
 得已。與丙既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諳銓法。故耳。
 故有是命。既具上。召吏問。盡此乎。曰。盡矣。因精閱。具
 得其本末。明日。禁諸吏各
 坐曹治文書。禁毋得升堂。是時諫官孫洙上書言。今
 賢才之佚於下。資格拘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資格牽
 之也。士之寡廉鮮耻。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

吏循資格之人眾也。萬事所以利弊。百吏所以廢弛。
 法制所以頽爛潰決而莫救。皆資格之病也。今小人
 累日以取貴。士君子側身而困卑位。才足堪其任。以
 拘於歲月限之矣。德不稱其位。以累歷資考得之矣。
 故爵不考德。職不度能。祿不責實。宜大蠲弊法。簡異
 能。以才功為先後。毋專於資考。深久為斷。言痛深如
 此。則知資與望當因其時。因其人。而推移之於法。法
 固不可專也。治平中。議者以間歲貢士。法不便。使士
 奔走道路。無休息。而不得游意於學。詔三歲一貢舉。
 定天下解額。取未行間歲法前四之三。為率。明經諸

科毋過貢士之數。時舉官限負。歲終監司守得舉官者。務苟克其數。以樹恩。卽不充。人人以爲遺已而怨。故待次者益冗。於是始限監司守奏舉之數。熙寧中。王荆公安石既柄國。厭唐詩賦取士之陋。欲一之於經術。乃上言。今人材鮮少。以天下之言學術者不一。異端紛然。莫有承聽。此病在朝廷。不能一道德以同俗也。欲一道德。在脩學校。欲脩學校。在審貢舉。而貢舉之法。不可以不變。今議者言進士科多得士。非其科法善也。世以科目進士。士外此無繇進。故其中豈容無忠良正直之賢。苟卽此而謂科法之已善。則未

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之義理。以經世。乃閉門學作詩賦。縻日。凡於空言。及其入官。於世務了無諳解。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也。於是罷明經諸科。而進士科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增二道。中書撰義式頒行。爲經義取士之始。視詩賦稍近實。主理義。而舉士不於鄉。不先於士行。士終祿利爲心。莫能反於本也。初兩府始入得舉官。帝曰。薦士不考才。而以輔臣故得進。無謂也。命罷之。已又罷內外舉官。歸吏部審官院。

選調已。又詔川陝福建廣南官。迎送勞苦。聽轉運司
立格就注。免赴選。而吏曹言。選法遠近迭居。而四路
人許連任本路。令自便。傷偏濫。相安石曰。選人之分
遠近者。所以均勞逸也。中州人不願遠適。四路人樂
近家。就用之。卽兩得所欲。庸何傷。况省吏卒將故迎
新。諸浮費。顧不益耶。吏曹又言。今蜀人在仕籍者。特
衆。令自郡守而下。皆得就差。一郡之官。土人太半。僚
采吏民。皆其鄉里。難於徇公。易爲合黨。請收守令闕
歸之朝。而他官量立限。兼用其土之人。庶可經遠。奏
上法不爲改。但嚴提刑司互察之科。然安石本卞急。

好人佞已。而諸新進生喜事者。驟登顯要。握權重置
宮觀。處老成者。舊俾不通用。捨倒置法。詳善終不能
自行也。况猶未乎。元祐初。司馬文正公光既柄國。慨
然欲盡官天下之材。乃疏言。臣惟爲政之要。莫先得
人。百官稱職。則萬事成理。臣蒙甄擢。備位謹選。百官
乃其職業。而知術短淺。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哲所
病。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
逸。被褐懷王。豈能周知。苟專引知識。則嫌於私比。難
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理。莫若使
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而野無遺賢。請

自今設十科以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

無官人。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有官。三曰智勇

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

科。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

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作科。以上有官無官

益。八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

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俱舉有官人。許廷臣

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以克。後不如所舉。結與同罪。其

舉章中書省。會錄遇本科職任有闕。則執政驗實補

克。而嚴舉主。徇私保舉之罰。蓋始復舉官。已又言取

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經術又當先於

辭采。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復先王令典。此百世

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其一家私學。盡廢前聞

而錮之。至於律令。乃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

術。明理義。自於法意冥合。制刑于衷。何必置明法一

科。使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乃立

經義詩賦兩科。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內聽

習一經。初試經。次試賦。試詩。次論策。末試子史時務。

凡專經進士。須兼習兩經。以四場通科。其高下。復詩賦

又請升朝官。歲各薦州郡經明行脩士一人。以聞。其

預薦者不試。州郡禮部試不第，准特奏名，得廷試出身。其登第者，得升甲。風天下以敦士行，不專於文辭。後不稱舉者，連坐則舉者自不敢妄舉，而士居鄉居家，立身行已，懼玷缺，不敢不謹。所謂不言之教，不肅之嚴也。然詩賦以罷廢初復，士喜新艷，爭誦習，而經學愈濶，疏於異時。先是制重館閣，不輕授舉高第任官，及大臣薦舉，乃試授名華重。後稍失擇，右正言劉安世建白言：祖宗之待館職，至重矣。儲之於禁密右地，飭勵其名節，博之以古今典籍，開益其聰明，優其廩餼，而不責之吏事，所以滋長德器，育成其輔弼之

具也。近歲資途龐雜，未較試而據授之，徒開倖門，非祖宗之意。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可長育者，召試以克。毋濫及非人。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臣竊見前後特奏名命官者，幾千人矣。皆垂老無他望，布列州縣，惟務黷貨，未嘗有一人焉。思自奮勵，有聞於時者也。而殘民敗官，至不可勝數。議者徒欲以廣恩，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一人蒙其利，而百姓被其害。非臣之所知也。願更加考選，取其中有問學者，聽除官補文學。長史之闕，仍限名額，毋使積弊增重，皆從之。當是時，

法紀釐秩。稱一治而紹聖崇寧盡焚燬以快忿。而其時達官貴胄多得第。上書獻賦頌者。又得第。最後大闈。梁師成寵幸。諸隸其家爲使臣小吏者。畢得第。燕濫至甚。乃猶以科法通經學古。抑史學。廢詩賦。爲造士大方也。豈不謬哉。當是時。銓選法壞盡。其特授特轉者。皆無事狀可名。而羣姦依寵鬻官。請求皆有定價。不三五年。選人有至正郎。負外郎者。蔡京拔從官。不循軌法。一言合意。卽日持橐。又優堂吏。至中奉大夫。或換防禦觀察使。任子益濫。郊恩奏補。選人改官。視熙豐不啻倍之。後以軍典故。民入金穀。皆得補文。

武官又優復。戶役無科輸。而民困國弊矣。建炎兵興。天子務舉異材。已大難。詔中外有文武材略。或淹布衣。沉下僚者。命侍從監司郡守。博舉聞州縣。敦遣赴行在。又詔有忠信寬博。可使絕域。智勇能將萬衆者。聽詣登聞鼓。院自陳。又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遺逸。才堪輔佐。立駿功。若可任臺諫州郡者。實留意於舉官。而高宗爲康王時。帥河北。見州縣官。以三年爲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心。爲去計。而久任之議興焉。已薦舉法久益弊。孝宗喟嘆言。薦舉欲得人。而干請長奔競。滋弊也。相茂良曰。三代良。

法亦不免於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無自知。帝曰：雜舉則衆論久而定，經中書考察則除授精，亦遴選之道。於是裁減內外薦舉，改官數有差，而詔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掌爲郡守，縣令郎官不歷外任者，無得除授。爲著令。時天子留意考課陟黜之法，乃非久而弊。帝諭輔臣曰：考課欲明臧否，而司考者以喜怒行之，是滋弊也。自今當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舉察如故。善故夫法聖王之所不能詳也。始汴宋重舉官連坐之令，而蘇學士軾著論言知人之難，自堯舜病之矣。天下之人仕

方未達，莫不勉於強善以求舉。惟宦成而無憂，乃始蕩然。方其在州縣時，長吏親見其廉勤敏幹之節，勢不能以不舉。迨乎十年之後，少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一時之舉，使同其罰，是責人以其所必不能也。不已過乎？且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之長，各察其所司之屬。此其人無幾，其貪廉寬猛，能不能不可謂不知也。譬之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亦無爲牧人矣。今官屬有罪，其長不卽以聞，事發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復不坐。夫失察微罪也，職司各察其屬，非人所不能，而罰之甚輕，此何

說也。夫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而長其同道。賊吏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下者乃卿大夫。故樹根固而不可動。動之則當坐者常七八人。多者十餘人。此如盜賊多質良民以求免也。爲法之弊至於此亦可變矣。臣愚以爲請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而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矣。又言今之議者曰。多資考而責以舉官之及格。彼將強勉於自力。臣以爲資考足而舉官之數及格。彼又將執文法而取必於我。則病也。計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而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資考之遠近。舉

官之衆寡而差次之。天子使一二大臣品其才器之優劣而爲之等。歲終奏之。以詔廢置。使其予奪常出於賢不肖之間。而不拘於法。然後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爭奮厲自淬以求聞於上。如必曰人不可必信也。吾任法而不任人。則夫一定之法。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爲茲也。又近歲來吏多而闕少。率一人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守者又一人。是一官常二人爲無事而食也。且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蒞官之所得。爲閒居俯仰之資。故貪吏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患也。司馬公有言。自古得人

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澤。禹爲其
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
樂。皆各占一官。終其身而不易。今羣臣之才。非必諸
人之選。而使之徧居諸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
輒復遷代。如此而望職業之脩。功實之成。何可得也。
天下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
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朝廷
以衆言而罰之。則恪勤者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
奇以譁衆。養交以賈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
弊。以遺後人。而人悅安之。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

姦邪者靡然爭進矣。所以然者。失在於國家采名而
不采實。誅文而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天下將鶩名以
求功。以文行罰。天下將巧文以逃罪。此用人之患也。
終宋代。每鄉舉。縣令佐察人士有行義者。保任之上
州。州覆實上本道。使已保任而有缺行。罪保舉者。其
進士科最重。而舉首僅以京散秩判州郡。甲乙科而
下。取試邑丞簿尉。令練習民事。無驟登華近者。則百
代不可易也。番陽馬端臨之言曰。虞廷載采九德。成
周賓興賢能。惟尚德也。兩漢刺史得專辟舉。魏晉中
正甄采行實。抑猶得行能之士焉。自世之衰。以銓曹

署官而所按者資格。於是磨勘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尚乎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磨勘小吏。而專拔其資格。二者又各爲防閑簡扼之法。以相伺。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焉者矣。善乎胡寅之言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任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其任。莫不善於轉易無常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今皆蹈之。悲夫。

明興

高皇帝開天治人。惟求賢之爲急。下金陵卽令有司舉賢才。武略之士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已令有司曰。上世帝王創業用武。以安天下。守成講武。以威天下。而經綸撫治之寄。則屬之文臣哉。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筭觀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略。次騎射。俱求實效。毋虛文。有司其申勸。秀民及智勇之士。豫及時勉學。以俟舉焉。洪武元年。下求賢詔曰。向干戈擾攘。疆宇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

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匡大業於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隱而不列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抑刑辟煩重。人懷其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其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三年。下開科。詔曰。朕特設科舉。起天下抱才懷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品學識命。官超衆者。顯擢。使中外文臣。一皆繇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

與。六年。詔科舉取士。終浮文。罷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之。又諭吏部曰。古之帝王。

若商高宗。若周文王。皆皇皇於版築鼓刀之賢。豈其智不足哉。以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鴻鵠之遠舉。以六翮。蛟龍之騰躍。以鱗鬣。人君之能致治。以賢才爲之輔。今山林之士。念豈無德行道藝之賢。其令有

司。採舉禮遣。赴

京師。朕將任用焉。

十三年。吏部奏天下郡縣舉

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十五年。奏天下徵經明行脩儒士三千七百餘人。又詔天下來朝官。舉茂才各一人。十七年。復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是年冬。卽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

舉秀才人材必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者聞州里之人以克從鄰里保結命有司驗實益科馬銓行十九年詔郡國舉經明行脩之士諭禮部曰比有司舉士置耆年宿德不問而拔少俊魏後恩大諄也昔周文用呂尚而興秦穆違蹇叔而敗伏生既老白首傳經豈可槩以耄老而棄哉今郡國所舉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者於六部及布政按察司官使之諭尚書曰吏部名鑑衡之司言鑑明衡平卽物之妍媸輕重無遁也政事失得在庶官庶官賢否錄吏部吏部得人則政理民

安非人則曠官曠職爾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務平明甄辯毋苟克位當是時

天子寤寐英俊以開治統輪旌東帛交馳于四方初定金陵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旣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書克婺州置行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其中翰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書幣徵宿儒宋濂劉基章溢葉琛以來至入見

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焉晚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年皆七十餘

上喜。命坐。顧問者良久。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

上曰。卿等年固高。朕不欲煩以政。故授今官。以輔導

太子。免早朝。日晏乃後入。不久。且從卿志。庶無負卿等生平爲鄉里光重。其勿辭。恂等固以辭。乃賜敕禮遣之。時孝廉人材。及郡縣學所貢士。若富戶耆民。皆得見。見稱。旨。卽擢不次。而國子生奉

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問民所疾苦。還稱。旨。卽擢用。爲行省參政僉事知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者。

上嘗幸後苑。見巢鵲。翼子喟然嘆曰。誰無母子。羣臣親

老者。聽予告歸養。當是時。優百官俸。賜百官公田。

租。復京官家。賜百官朝服公服。冬衣帶馬。給丁

憂官俸給。尤重慎省府州縣親民官之選。每之任。

召見。賜綺帛路費而遣。已患雜流用。爲民害也。命

國子監擇監生通經術者千人。送銓部。選州縣官。

賜遺有加。已作到任。須知俾除授者。就銓部領憑訖。

關須知讀。既至官。畫一遵守。毋具文。

上若曰。咨爾志人。未官既入官。厥有受任。應副之事。厥

知者鮮哉。誠沿是綱領。熟復以思。卽諸事立辦。脫厭

怠弗觀省。卽聰敏過人。於績用罔成。夫五經四書。脩

身爲治之道。爾志士業且講習之矣。况此書近易易知。而爲官要幾具在。尚切磋商之。無怠。首祀神。曰。祭祀。國之大事。以爲民福也。府州縣歲春祈秋報。有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城隍諸壇壝祠。及境內有功德於民。在祀典者。若郡邑厲無主後者。至任日。必先索知諸祀神期日壇場祠廟各幾所。諸門垣祭器什物。有無完缺。務以時脩飾。副國家事神誠慎之意。次恤孤。曰。王政先惇獨矜寡。今郡國設有養濟院。重民隱。恤孤獨也。而有司爲空文。豈稱朝廷存恤之意。須索知院內孤貧若干人。歲支米若干石。點視給散。

必親無令失所焉。次獄囚。曰。刑獄民命所繫。本衙門見禁罪囚。須究知招擬完者若干。見問若干。其招擬完者。宜詳審決放。見問者。悉心讞之。諸人禁淹速。事體輕重。事證明白。若否。咸悉聰明誠慎。期平允折于衷。毋致冤抑。次田土。曰。國家以戶口版籍爲至重。須究知所屬軍民匠竈僧道醫儒等籍戶若干。官民田地各若干。官民田夏秋租稅各若干。款分開揭上度支。倘國用次。制書曰。國家有詔旨榜敕諭下者。定畫一之令。示官民有守也。諸隱恤經制。咸具析其中。州郡官職在究宣。以明布諭下。須索知有

無存否。務講讀通曉其意。一一施行之。次吏典曰。椽吏分科按事。視國六曹。能否異而政事之善敗因之。須索知吏典總若干。分曹司吏典各若干。所該司典。令常居曹理法。而時驗能否勤怠爲勸懲。夫分曹承管。則事體練習。知首尾易辦。遷調數。則情弊萌生。那移滋多。其以事故接管者不限。諸監司公文下。若照行事件。須究知各曹已未結者若干。未結者分事體急緩輕重先後。未施行者施行。毋稽遲沉匿。次印信。衙門除本衙門外。須索知所屬有印章衙門凡幾。庶知所分守。及所理庶務。次倉庫。曰。本衙門所有倉

庫儲積。須索知見收官民糧若干。支起運若干。存留若干。其庫收具分豁如目。以稽察支用。毋致乾沒。境內倉儲場所稅課。亦如之。次會計。曰。國家輕費重事。必量入爲出。歲徵收漕運。若折收各該若干。及每歲官吏師生俸給。軍月糧。具索知如目。而境內出產各色課程歲收。亦如之。其有魚湖。若金銀場。及窰冶。須索知所屬幾所。坐落何地。歲額辦若干。所執工造器者何等。又山海國家之藏資。國用而省民租。爲繫尤重。諸邊海郡邑。須索知煮海場分。及竈戶若干。工若干。歲辦課若干。毋使折閱焉。次公廨。曰。國家設

官司以聽治。諸廨宇用器皆民力從出。須索知堂房。廂宇幾所。公用什物幾件。有缺壞輒補治。愛護使用。毋重勞吾民。而境內諸鄉有官房舍。仍時理葺焉。一學較曰。國家建學立師。羣民俊秀子弟培養其中。所以就成其才德而資任用也。府州縣須各究知所屬儒學肄業生幾員。以時考試。勸率懲警。其不率者黜。其建言實封告訐把持者。照榜文事治之。務作養之成。稱國家善俗育才之意。一曰。國家重者宿之設。以高年有行誥上俗習聞典訓。而民所疾苦事難易得失。得咨諏也。乃交結官府。蔽隱差徭。操短長爲

深害者。蠹已。須審覈灼知其人。乃舉以克。一府州縣官。朝廷所設以宣導風俗者也。而移風易俗。則在於激勸善。良屬境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已旌揚者。時存問如命。未旌者。務體訪的實。奏聞旌之。其境內有精通經典。文學優長之儒。及能牧民馭衆。有幹濟才用者。博訪覈實。時造問以自輔。而貢于朝。資任用焉。諸境內士君子。任官在職。年老致仕者。一體具知。一爲政之道。奸慝去。則善良安。而四民有專業。則有常心。卽爲非者鮮已。境內有把持公私事務。說事過錢。教唆起滅詞訟。騙詐良善者。務細審訪籍姓名。

以埃犯。其遊手遊食。不務生業者。行邪術左道。燒香
結會。惑人視聽者。不孝不弟。好酒賭博。不顧父母之
養。不遵先賢之教者。咸株訪籍之。懼自改。卽止。犯則
寘之法。謹毋令司典吏。徧取勘以擾平民。一本衙門。
及所屬。該設祗從。禁子弓兵人數。照額設已。須索知
到役日月。毋容留濫設作弊。而境內士人爲宦作非。
罷黜閑住者。幾人。至死罪者幾家。境內以法誅者幾
戶。警迹人若干。咸索知之。右各目具列爲三十一條。
至官日。限各曹司典吏。十日中報。須知如式。其不依
式報。爲繁文。并遷延不報者。以違制論。已下恤民

勅。頒諸司職掌于有司。三歲入覲。諸司府州縣
官。照須知款式。造文冊并所守地圖。若原領。敕諭
職掌。上之部。聽廢置。部奏黜其不職者。而定留用官
爲三等。其廉能愷悌。治行卓異者爲上考。召見獎
勵。賜坐宴。其稱職無過爲中考。宴不坐。有過不稱
職爲下考。不與宴。屏立。已於事而退。蓋甄別如此。洪
武中。

制敕布政司。理所屬府州縣官。察勤惰。辯廉污。綱舉須
知內事目。申勅施行。其頑慢不法。貪污恬忍者。迹實
奏上。按察司理布政司府州縣屬。務振風紀。汰宿弊。綱

舉須知內事目。條察督之。以肅清一方。儻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貪官汚吏。暴民仍縱者。巡按御史糾治。而府臨州州臨縣。縣臨里甲。務綱舉如章。已。諭廷臣言。古惟四民。四民中惟士爲最貴。而農爲最勞。士讀書明理道。出爲君用。享天祿。故貴。農鷄鳴而起。春秉耒而耕。耕而種。種已而耘。夏冒赤日。悴形神于芟耨。比秋成。輸官。於所餘無幾矣。遇水旱荒札。卽舉家受其饑。士入官。享祿。委民艱於莫聞。又重侵漁之。亦獨何心。於是。命戶部以米計文職官品。歲俸給之數。又計田畝歲出穀之數。與農用力多寡之數。爲之書。命之曰。醴貪簡要錄。頒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已。

上謂吏部言。朝廷懸爵祿待天下之士。惟賢是用。何可以資格限也。資格者。獨以爲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居下位者。不次用。於是召萊州知府。修尚書兵部。明州知府。文昇尚書工部。是時宜興主簿王復春。守公不奉上。

上聞。遣吏科庶吉士齋。手敕往勞慰。卽擢爲同知。新化丞周丹。以進士蒞官。有治行考最。擢考功。新化民誦。

關願得留。詔復任。禮部宴賞之。而遣。當是時。馭下用重。典有贓罪。懷印綬未煖。輒被逮去。非謫戍。卽門誅。羅天下士之制甚設。而不爲君用之法。亦特峻以深。弛張闔闢。以鼓鑄天下人材。一心循法。故人士居職。恒惴惴恐不能奉法恤民。以稱塞。指意竭材力以亮工釐職。材黠者。亦頗工觀望。苟幸塞責。其不願爲材者。至陽瘖爲癩。名他屍以違難。而猶不免也。時一主於用人。諸所定貢舉銓選考課之法。頗參前代之制。而詳擇其中。然不專倚也。制科舉。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一科。與薦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

大比而賓興之。

子午卯酉歲秋舉鄉試。辰戌丑未歲春舉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中庸。

庸論語孟子四書以爲業。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四道。次場試論一道。詔詰表內科一道。判五條。末場策時務五道。國初士愿樸文。粗通得減場中。而具錄三場程式。文上之。宣德元年。定兩都十二省。貴州附雲南。隨地爲取士額。有差。會試如國初所舉士之數。正統額量增。而禮部試臨朝請旨裁爲定制。嘉靖中。許雲貴各開科。增湖廣額名。其會試中式士天子御正朝制策策焉。又明日。

上具皮弁服。御正朝。文武羣臣具朝服。班侍。

賜進士及第出身。同進士出身。各有差。臚傳訖。羣臣前拜賀。辭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卽六卿宣制。無是也。故進士科特重。其會試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俟又舉。屢舉不第。以監生資入官。歲貢法。府州縣歲各貢其廩生。赴禮部試。試中。補國子生。府學歲一人。州學三歲二人。縣學二歲一人。以食廩。先後爲之。次既入官。銓選考課。一歸之吏曹。銓選屬文。選考課屬考功。諸選人。進士舉人。歲貢而外。有官生。恩生。功生。流資。外有史員。承差。知印。書。篆。象。書。譯。字。諸。襍。流。

各釐其品而銓。凡選歲引選六類。選亦六。遠方選二。朝覲之歲。陳選一。選之日。試策論判。若文移。引見日。考觀其身言。其歲貢選教職者。無常期。命選庶吉士。會翰林院禮部選御史。會都察院。而內外官任職。三年給繇。曰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部奏請。綜其稱職。平常若不職而黜陟之。陟無過二等。諸京官五歲。五品而下。考察其不職者。四品上。自陳。聽去留。外官以人。親之歲考察。亦如之。內外官有劾章。考功品其良不肖。贊尚書定去留。覆上。大臣自陳。下亦如之。京官已亥年考。外官辰戌丑未年。諸司府州縣官人。覲撫巡二院。若監司。具在任賢否。考語上吏部。部尚書及都御史署考察。尚書考功郎吏。都給事給事。若御史贊之。定去留。奏上。貪酷者。逃者。罷爲民。不謹。若罷軟不勝任。勒冠帶閒住。老疾致仕。其才力不及者。降調有差。而留用者。部尚書引詣。關六部及法司各露章。劾諸勘合不完。銷怠職之罪。旨下姑宥。已申。勅而遣。而六科都察院。糾官邪吏弊無時。

成祖卽位。申勅百官於吏部尤諄重。畧言朕以取躬。續

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沉滯下僚。堪劇煩而優游散地。抱道懷才而隱田野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毋媚嫉。毋蔽賢。毋徇私濫舉。又諭吏尚書。言銓選當各隨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有稱也。有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不必同小人。爾必戒之。已。又言吏部選授守令。出一時銓注。豈必盡才。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各精考郡縣吏。自蒞官半歲以上。貪廉能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坐行臺。已召

郡邑諸生。及在官人役立詢之。具報上。上謂尚書義曰。往命御史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也。今御史不博詢。惟卽在官數人之言。定賢否。論何繇。公吏固有勤職業。必刑罰。爲小人所忌惡者矣。亦有貪贓賄。低首下氣。依阿澳湫。爲小人所安利者矣。如以其詆訐而罷退之。以其保留而進用之。黜陟豈有當乎。宜嚴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已用尚書義言。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外任五品以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而下官。及軍民有賢良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部驗實。以

舉者多少。爲差次。擢用。其保舉非才。授職後。關茸貪婪者。舉主連坐。

昭皇帝卽位。首申重舉官之令。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人才大小皆有所用。天下之廣。豈無旱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宜悉心訪之。又敕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舉賢才。未仕若淹下僚。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林能文學出衆者。覈實薦舉。聽擢用。濫舉若蔽賢者。罰。又敕言

朝廷比數下詔求賢。而奉行者。徇私。或以賄賂。或以親故。得實材無幾。將政何繇理。民何繇安。其加嚴舉

主連坐之法。諭尚書義曰。天下治亂繫庶官。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官效力致斗米二錢。外戶不閉。甚盛。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至慎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官。乃旬宣大臣。隆重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能悉其姓名。卽聞其賢否。又不能省憶。臣工善不善。而上忘之。於勸戒何有。吏兵二部。其具各都司各布政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時親覽焉。又諭尚書言御史乃朝廷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任。

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於治。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狼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爲膠漆。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省識。亦烏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慎遷擢。以清風紀。已上以武臣疎於事理。而專軍非法也。命選任方面參

政副使等官。於各邊參贊軍治章奏。督糧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已。命擇御史行天下察吏治。

上臨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牧守多貪忍。爲尅害。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道考察。然人材器不同。有專爲脂

韋諂媚而失政殃民者矣。有沈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矣。有虐刑巧取索而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究實毋惑流言毋屈勢要毋私親故具糺舉聞賜鈔而遣已。命擇國子生有學行者十六人俾翰林嚴試拔其尤試六科尋擢爲給事中。敕文武官有奉公差在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斂津遣之還鄉毋令失所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無它兄弟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聽歸養待親終日起復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膺力愆不勝任者聽致仕有司

月給米二石終其身文武官非其人許被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詣闕訴不許擅綁縛如異時違者罪詔朝臣歸展省者官給鈔爲道里祠祭賓客費蓋恩厚如此鄭府審理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邇賓興士馳騫於空文真才鮮少有年未弱冠卽登第入官雖甚才敏然於脩己治人之道固未始辯知也遽使之從政必有率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請令有司先審訪博通古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而上方許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加重慎庶士務實學而大國家得仁賢之用

上曰善。已與輔臣論科舉之弊也。大學士士奇言：北人文學遠，不逮南人。然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於北方，乃南士往往材而浮。上曰：然。爲將奈何？對曰：試卷例彌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上曰：善。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仁祖上賓，宣德初，乃奏行著令。宣宗明聖，以長年嗣位，閱天下治亂之故甚熟，既踐祚，下求賢詔，出其御製猗蘭操，招隱詩，賜大臣以

風，而文武重臣咸驩然於君臣同遊之盛。敕吏部言：朕負荷洪業，思得賢才以圖治理，寢食弗忘。間者敕朝臣三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漪蘭招隱之作，庶幾在廷，喻於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盡無遺賢之可舉與？何怠忽不稱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之廣，民生之衆乎？吏部申論三品以上衆推有才行文學者，畢以聞。又詔曰：君國之道，保民爲先。當春時和，萬物萌生，而吾軍民會未盡得所，念何以答。

天與

祖宗基命之意乎。夫布政按察司及府州縣官得人則政理民安。非人則害被烝庶。而循資陞授。將賢不肖混淆。吏部移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得廉公端厚。識治體。能爲國爲民者以克。其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二司及有司具以聞。後有贓私罪坐舉者。已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擢郎中况鐘莫愚。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深等。知蘓常溫吉安等府。上召見宴勞。賜璽書曰。朕孜孜夙夜。保民圖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恣肆貪刻。或闕冗慵懦。坐視民患。爲蒙蔽也。將下情何自上通。上澤何緣

而下施乎。今特簡爾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民。皆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愛爲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愒。毋事苟簡。毋爲權勢所脅。毋爲奸吏所欺。凡公。差官負有違法害民者。聽具實。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爾等宜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命乘傳行。敕吏部天下府。州縣官有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異者。具奏。其貪。酷壞法。爲民所怨苦者。逮赴京罪之。已。上念京師乃本原地。澄清所先。而放濁當飭治也。問。

閣學士學士士奇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來有之。今為甚。

上問何也。士奇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太宗以多疾不視朝。故從官放濫無忌。顧先皇帝知之。每欲澄清。

上問是時貪孰甚。學士榮對曰。方賓問今日貪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貪則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皆效之。此放濁所始也。

上拊髀歎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長憲事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嚴公有威。其人也。掌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采。榮曰。是為京尹。能令令必行。

上太息曰。顧佐乃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又數日。擢佐掌院事。下。敕曰。都察院為朝廷耳目。國家紀綱。得人則廢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京師諸司。奸弊紛出。風憲者不糾。顧與和同。即國經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心。其竭誠盡力。毋憚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姦宄。其各道御史。有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

達政體。貪淫無耻。若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一體行。其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以克。欽哉。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二十餘人。削籍。貪淫不法者。謫遼左。諸衛克吏。不諳憲體者。左遷。老疾免。而觀子輻以脅制諸道。騁私滅公。逮下獄論死。宥戍邊。觀罷官。隨住。憲臺肅清已。

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職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命推部侍郎出巡撫四方。廉吏治。而于謙以御史擢巡山西河南。周

忱以長史擢巡南直隸。各省專設巡撫。自此始。時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官者。

上為降辭色。慰藉。廷臣選悞無舉薦降。敕責。而司府

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贓罪

連坐。已合。臨御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拔其

尤。授脩撰。編脩評事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

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

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學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

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嘗所

得。誥敕畢。追奪。諸鼓舞人材之意。溢然。

上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之盛也。輔臣以時世不同對。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卽不可上擬。至如唐宗定中。外官七百三十。去古未遠。亦足爲法矣。蓋垂意於省官。輔臣曰。官省則民安。甚善。然必繇君上心清省事而得之。心清則事省。事省而後官可省也。上曰。善。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官專保舉。則恩出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令吏部選除。閣學士士奇言。往藩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爲百姓患。苦以吏部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而然。

宣宗皇帝敕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緣舉主審覈不精。亦容徇私。而所司不行糾察。故也。况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入俞旨。乃授。非上允不得授。恩固上出也。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而天下昇平。此其明效。

宣宗皇帝體

祖宗之心。行仁政。此其首務。邇有京朝官闕。冗無藉。人無爲保舉者。遂營爲飛言。隳良法。惟

陛下幸察。於是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已

又下 敕言布政司按察司方面官從吏部都察院
考察二司屬從巡按御史按察司考察監察御史有
贓濫從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察按察司官贓濫令
本司同僚官互察而吏部初任注選不得除監察御
史官御史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精體訪
奏授蓋特重風憲已又 敕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
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繇保舉率得人潔已奉
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例拘不舉
耶進士監生皆 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是不
省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

識者繇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
各保舉聞送吏部銓用已又 命在京四品及國子
監翰林院並得舉蓋實重守令已又 敕文武官非
舊制濫設在任官罷軟無能若老疾不堪任使及行
止不端者畢汰省毋糜費廩祿已復申古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之法以九年爲滿中善政著聞者仍舊任
而增秩加官用給事中鮑輝言諸來朝官有廉能愷
悌治行超異者禮部引奏 賜勅獎勸 賜衣鈔
賜宴于禮部吏部錄功狀俟考滿顯陟高者至九卿
當是時薦敎公諸諸司選任專之天曹故撫巡憲臬

牧守縣令無慮清慎惠和號稱得人而宇內晏清及張太后崩三楊沒而王振用名保舉而進退人材之權實內移於中官當是時卽令吏部銓能自振乎議者不察翕翕訛訛以保舉爲病何言之過也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養交甚且受賄囑而不得薦者因缺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在已也籍籍誹保舉於是御史張子初鍊綱等言御史縱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緘口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願停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綱復言吏部

選授私舛請復保舉大臣以其議偏反無足賴也覆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天民令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官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爲令

英廟復辟益明習於政治命吏部擇內外臣僚爲郡守陞辭日召詣文華殿親諭訓勞給鈔爲道里費而遣詔處士中有學貫大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志不求聞達者具以聞於是遣行人奉書幣聘臨川處士吳與弼至京廷見問勞有加禮授春坊左

諭德辭不拜。賜璽書遣行人禮送歸里。近世未有也。而是時。

上留意於三事。大臣六部尚書。若都御史缺。召輔臣密勿簡任。先是正統初。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折爲著。令祿以寢薄。邇小官不自給。前廣西道御史劉準。繇進士授官。俸月支僅米石五斗。不能養母妻女。貸同官俸至三十餘石。終死不能償。乞下廷議。增京官俸。而國初皂隸供役後。以俸薄。放寧家。月徵銀一兩。名柴薪錢。宣德中。都御史顧佐持憲嚴。以柴薪事被訐。

上持章密召閣學士士奇。謂之曰。爾不舉顧佐廉乎。今其事有無。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月給俸實支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勢不得不遺半以歸皂。皂亦樂輸銀歸耕於官皂均便。京師大小臣工皆然。卽臣亦然。又自永樂來而然。此

仁宗皇帝所爲增朝臣俸也。

上太息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官。輒爲小人所排擠如此。召佐以吏所誹狀授之。曰。汝皂歸耕。使給薪芻。聞京官皆然。不足過。小人誣訕。付汝自治之。已復有重囚。教囚誣告佐。枉重辟。

不聽理者。會鞫情得。

上震怒。命磔囚西市。而柴薪皂隸爲著不令。

祖宗時。日御晚朝。廷臣門奏事甚悉。輔臣密勿。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上。或簡除。或保薦。皆公朝傳。旨行永樂中。傳旨方賓兵尚書。卽日到任。此簡除也。宣德正統間。用輔臣言重保舉之法。景泰初。命吏部專行。成化中。選授私舛。頌請復保舉。於是命京堂四品以上官具缺上。朕親簡除。而權密下移。廷臣大患之。於是吏科給事中事沈瑤等言。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親簡用之矣。外方面官。又廷臣保舉。則吏部所司。

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缺。會內閣推方面官缺。會同三品以上保舉。防專聽之漸便。

上命查。祖宗時例。得簡除事。大怒曰。此

祖宗時舊規。御史給事中顧不欲朕行。豈薄朕耶。於是廷臣不敢復言。而傳奉出中官以爲常。當是時。太監張敏。敏兄子苗。以承差得太常丞。乃傾敏貲爲獻。乞侍郎不允。得南通政。而是時白丁錢虜。商販技藝。若豪宦子弟。率夤緣內侍。進珍玩。輒得官。大者至太常卿。通政丞。不復關吏部。謂之傳奉官。弘治初。以災異汰革。乃知唐疇咨四岳。亦重僉謀。周宰統百官。亦隆

推讓保舉公聽。並觀而天曹參酌銓注。固百世不能
易也。自永樂來。設巡撫官。多用侍郎。通政。卿丞。無常
員。景泰中。以風憲官得糾劾庶官。於體統便。畢改都
御史。卽尚書侍郎出督軍。贊軍務。總邊儲。必兼都御
史銜名。乃遣。後官以因事添設。而益增。部至兩尚書。
而侍郎率往往倍原額。在後添設。撫民管屯等官。而
冗官滋多。議者請參酌裁省。事需後。而吏部尚書王
恕言。考課之法。所以覈官守。彰黜陟。以嚴吏治者也。
今被災所在。考滿官。令納米備賑。免赴京。復任造。
須知功績類繳。臣惟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祿尤

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下。是使考課法格不行。而
貪惰之風日滋也。請自今考滿者。俱給繇赴部聽質。
已。又言永樂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戎馬。
時未聞納糧草。納銀。納粟。爲監生吏員。而用足也。乃
邇年來。奏開諸例。而諸邊腹裏。遇災旱。輒效尤爲長
策。故例進日廣。而正途因壅不行。多者至十五六年
不得選。年邁力衰。誰復爲盡心職業。不營歸計。終爲
國牧民任事者。又此等。今旣以財進身。後豈能以廉
入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可得也。臣於元年
具奏題止。而部院又題覆請行。是使後雜進人益

多而選法益壅弊將安極也。旨報可。其後
天子益明聖。坐煖閣。召幸文升入。面諭以明春當
三歲。觀察百官。卿用心體訪。明黜陟。以肅官紀。時
文升老。

上虞其贖也。復諭曰。卿聞未。頓首曰。聞之。
聖心留意庶官。爲天下蒼生此。宗社之福。敢不盡心。
上喜。命。中官掖下階。又召尚書大夏都御史珊至
幄中。言爾等與各科道官。諸所陳政務。業行矣。然
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其人。卽政何自行。民何繇
被澤。諸陳行獨文具。無益。卿等其悉心體訪。諸巡撫

三司。必慎揀得人。爾珊更慎擇。巡按御史。巡方岳。黜
陟。庶有司得人。而民可受福也。大夏珊頓首受命。
明年考察竣。加文升少師。召大夏珊入。賜元寶
各一錠。謂之曰。日朝觀諸司。文官皆閉門。示無私通。
令如卿二人。卽門洞開。孰從以賂通者。又曰。勿朝
謝。令公卿知內愧也。六年。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被
黜者。聽復任。先是吏部考。頗以多黜爲公。方面而下
有微瑕。輒斥。大學士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今居官未半歲。而黜。又所黜徒風聞。不皆實。非
祖宗法。不便。故有是命。一時見枉者。皆喜得直。乃後

百史下編
選者愈壅。而貪殘吏亦益以滋。嘉靖中。上中興明聖。南郊。詔下言。祖宗朝。雖定科舉歲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並列於三途。自科舉法行。進士偏重。而歲貢之法輕。乃薦舉廢。遂盡矣。夫三途並用。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於世。不專於文辭。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尚浮辭。不脩實行。宜真才之不可見也。吏禮二部。按舊典開奏。務復科舉歲貢。辟薦之舊。有真才實德。不次擢。庶幾吏士向風。改行內外得人。爲惠民致治之本。又詔撫按官行巡州縣。

考守令政務。有無脩舉。其有循良清白著迹者。不拘進士舉人。歲貢吏員。量年資會舉。降敕獎勵。或增秩。賜金。後不次擢。其相見須體貌。毋得薄資格。輕用非禮陵虐。其貪酷罷軟。依律例問擬。當是時。上明威自柄。內閣元輔。部院大臣。擢用不以次。有不稱。亦往往被重譴。嘗謂輔臣言。六部官要重。天下事皆所經綜。宜精擇。擇人授職。古制也。

祖宗朝。亦有改任者。其議上。時議改刑尚書。時中于都察院。南兵尚書。世寧于刑部。大學士一清鑾同對言。世寧有風采。令長院固當。時中本兵善。刑部宜別舉。

自史下編
九十七
堪任者。從之。已兵部以虜警。請添遣大臣經畧。上曰。天下官有定員。員有定職。惟未得人舉職。故有事輒擬添官。今邊務責巡撫。芻餉責所司。令盡心經理。而可矣。遣經畧滋擾。何庸爲。且虜賊出沒無時。士須休養待敵。其毋遣嘗。手敕吏尚書鉉言。吏部謂之天官者。以百凡奉天銓量。品騭賢不肖。進退廢置。必當。外不避怨。內不避親。而云也。誠如是。君有得人之喜。民受福而庶績凝。居是位者。亦未有不朽之譽。卿寧不思朕以此特重。不授他人。而簡任卿。卿宜有以報朕。作疏云。大禮之人。非大過不敢言。此何以稱焉。

來歲當考察期。當勉持風裁。使功不掩罪。私不害公。官知警而民有賴。夾持朕於不逮。其自勵。必毋以私勝公。蓋重慎如此。而是時用輔臣言。出翰林官調外任。親民練政事。而諸府州縣官。簡入院爲侍從官。正德中。附權倖。傳陞得文階者。盡革。又裁諸冗官。至二千餘員。罷武官耗食者三千有百十人。進士科文體。敕毋浮冗。必古雅精確。臨軒制策。往往出上所親製。魏煥其文。鄭端簡曉言。

皇帝應期紹統。光蒞寶極。知人哲於放勛。籲俊勤於神禹。管蒯不遺。瑕瑜並蓄。慎重名器。未嘗一歲九遷。收

攬人才。奚啻拔十得五。盛矣。其後土木禱祠之事作。而國費不給。戶工部增納銀事例。鬻官買爵。幾同賈術。大臣婪恣。美遷除。往往以私賄得通。營宮殿。將作。供焚脩。方士至。禮書工書。諸富人貴游子。姦胥大猾。往往竄名。營繕籍中。得官。無慮數千人。隆慶初。益革而原本。遺詔嘉靖中。以忠諫屏廢死者。錄蔭存者。召用若干人。又諭吏部言。朕奉天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今朝覲考察。在邇爾。吏部其悉心體訪。各官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爲最。其有弄虛文。事趨謁。剝下奉上。以要

浮譽者。考雖優。必寘下等。并撫按官一體論劾。萬曆初制。二朝覲考察。汰黜官。以吏部都察院科道會同。公黜陟。故屏棄不齒。其歲時以言官論紕者。言事得罪者。撫按官得保舉起用。又旨言各撫按官訪舉地方人才。果素無顯過。才力堪用者。聽舉用。若經內外考察及奉特旨汰斥。及年力衰不堪世用者。俱不許濫舉。市恩。

崔文敏銑曰。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皆繇士業草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亟。不予專斷之權。弛而無支。莫甚

於兵。其覈舉議曰。昔者成周受田百畝。死徙不出鄉。聯之以比閭。族黨教之以德行。道藝正之。司徒升之。司寇六德爲本。六行爲輔。六藝爲翼。無奇表岐其心。無饑寒空其身。處服孝弟。出效忠順。迨其世降。德衰。蕞爾之國。必有賢哲。尋常相語。亦引典法。稱先王。則教之効也。其國家造士。專用經術。豈不勝古之工詩賦。習法令乎哉。然業之易能。不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考學記之故。守曲禮之序。人生十年曰幼學。業繇行成事。以年易者。未有也。故士業經求仕。鮮以祇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

是猶里選之遺也。而久棄爲具文。卽令舉行。民遷徙靡常。未易覈實。閭巷細民。惟視財勢。長吏任四五年。不以微勞遷。卽以小瑕黜。里選何自而行乎。是以止憑科舉。曰付至公。故試而得士。若博之中。呼其取之失人。若奕之遭負。何則。非有參驗之詳。觀考之素。可賴也。自督學之官設。而郡縣守令。以事有專職。委之於不治。督學使者。數歲乃一至。事煩日寡。無裕於施教。故士以益荒。宜歲令縣令。察舉民年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行淳謹者。上之守而登之學。其輕狡者。雖才不右。督學官考較黜升之法。必本之性。

行責之太守。審驗當否。而懲獎施焉。間有幸舉者不
延矣。其省官議曰。

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而臺諫拂其違。責郡縣以六
事。而按察使糾其濫。自大夫而下。必三考乃進二階。
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卽冗官鮮已。自宣
德迄今。額外添設。奚啻累百。不督之勤功。而爲之分
責。不已謬乎。况入仕之途不清。而多彙進之人。經久
之計。恬不動於慮。而懷速化之望。天下皆是也。官添
則缺廣。缺廣則易轉。倖門一啓。居亡固志。事至借限
守以逃責。事成務爭。知而讓過。是以士節不勵。獄要

不結集其文案。可束牛腰。稽其實績。僅同螽。趨夫一
人而牧十年。則戢一羊。而用二牧。則騫孔子譏官事
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良有以也。中朝官冗濫。未論
姑言外服。賦稅學較。捕寇治訟。克伍百工之技。郡縣
之所得理也。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府精其成。省臬
可逸矣。省臬之職。別勤惰。覈廉貪。予能而翼純者也。
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勢難搏。則省臬當
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衙。皆高坐司署。止以文移相
維。屬吏不奉談議。民不聞姓名。不亦闊乎。且邇年小
官愈多。而害民愈甚。又官愈小。則中無守。外無覲。而

心愈益貪。夫土之出粟不加多。而官冗員日加益。此民所以益困也。抑非徒冗員也。又苦代亟。文中子曰。成周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教。雖欲善治。未由也已。古治朝遼濶。未論論近事。國初臺省不甚通。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久則入中臺。為左右都知府。久則陞布政使。若參。又久則為部侍。故繩糾者諳法令。而牧循者練治體。今臺省大通矣。又為小轉法。春為知府。或僉事於南。迨秋則副使矣。又參議於北矣。又春則參政。憲使。馳騫於東西。

矣。其進士科知縣事者。率三歲而擢。惟下僚以資格限者。乃積歲不遷。卽行能高不振。夫遷代如是其亟也。彼其視地方之凋弊。若過傳頽圯之更於前。視生民之困苦。若驛馬肥瘠之經於目也。卽有善政美意。未效而去。誰適為治。誠令脩古三考黜陟之法。諸美政表聞者。就增秩加官。勿移徙。誠知其人。或先超遷。而後久任。以大厲其氣。如周忱。繇長史。于謙。繇御史。徑陞侍郎。王翱。繇御史。徑陞都誠善其政。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太慰其心。陸瑜。政。徑陞尚書。何文淵。繇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繇知州。徑陞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通政使。卽仕者一人之身計之。淹序乘除。與驟遷適等。又何必轉

輶繁促。令僕僕道路。費供億不訾乎。胡端敏世寧。酌古今。遵

祖制。疏知人官人法條上。其論知人。以誠心體。國愛民爲之本。而才與守兼較之。意主於舉官。其論官人之法。自內閣而下。至守令。各以等級。條推補人數。以上而主於廣推。畧以爲內閣舊當寅亮彌丞之任。乃今又總裁六卿之務。而議其黜陟。於職任至重。而兩京六部尚書。若左右都御史。秉國家大政。持天下風紀。於隆重次之。內閣關不當專於翰詹吏禮。當斟酌

先朝閣臣李賢等故事。於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簡在其公忠體國。知人有容。練國體。王事者。推補。部尚書。都御史。闕宜於內部侍郎。於外督撫。副都御史中。簡其人才。望懋著者。補之。則心膂股肱。得人任職。而天工時亮矣。其部堂官資望高。臺堂官若邊腹總制。總督撫。巡都御史。柄權重。必先之以廣推。而後能得人。後之以重擢。而後能久任。仍論其職務難易輕重。而後以其人當之。或量其才力能任。則繇簡易而陟重難。或聽其心志所安。則辭重難而就簡易。務爲官而擇人。不爲人而擇官。原職高而才力不及者。調簡輕

不爲貶。原職卑而年深望著者。擢鉅重不爲驟。則資於望協。才於職稱。而大臣者。皆足爲民表矣。一翰林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草制誥。脩史牒。特爲清要之職。而吏部四司郎屬。亦既要且清。給事中御史。金擅言責。唐宋以來咸重之。然多選外官才學過人。行能尤最者以克。雖爲進士舉首。必先試僉判。而後召補館職。召寘臺諫。召判銓曹。國初。殿閣翰林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來。如楊士奇張洪繇。王府審理繇教授。黃淮劉鉉。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繇教職。他如此類者不數。則猶

初選不授也。其後進士初選卽授吉士。吏部臺諫則殿閣臺省之重。可優游安坐不勞而得之。是教競而導驕也。故士初入仕。卽有夤緣美官之心得。美除卽爲持祿養交之計。宜復舊制。聽吏部照各衙門事例。從公推訪選補。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長。操行純篤者。各以資給。奏補翰林宮詹。果忠直公明。端亮不阿。明達治體者。奏補吏部臺諫。其翰林宮詹。吏部臺諫。不稱職。或才宜別用者。俱許論資改授。則公卿宰輔之儲。耳目心膂之寄。百官取舍予奪之權。重慎得人矣。其在外布按二司官。宜於本省本衙門遷

轉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叅議。徑陞叅政。叅政。徑陞右布政。不必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各道分巡僉事。改道不常。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豪強貪猾。貽地方患。害宜三年滿日。方許改道。仍考其三年中。奸弊賊盜。豪強貪猾。擊斷有無。以爲殿最。各要地兵備。及提督學校官。於資淺人員內。推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其職任不許他官攬越。所屬有司罪犯。聽自提問。毋委官。提學任久者。推陞少卿。祭酒等官。兵備推各邊巡撫。餘照常遷轉。其知府知州

知縣。於民尤親。於治體尤重。宜畧倣唐內外均調之法。不歷刺史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進士出身。不得徑選州郡正官。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叅政副使。叅政副使缺。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久次卓異者當之。則監司陳臬守土守令。尊重難搖。各得其識。善政行而生民蒙福矣。其巡按御史權尤重。尤須慎選。職量端弘。才行老成。識達治體。有憂國愛民真心者。而後遣。其差回。各具所按應行。應禁切要務。開款呈報。聽質於都御史。都御史查勘考察。稱職者。保結具奏復職。不稱降黜。有差。其

百五
百五
巡按四五次舉措中理輿望攸服者則超擢示褒其
論內外考察於馬端肅文升李尚書承勛議同而高
吏部束言守令尤痛畧以爲 國家稽古定制在內
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在外設布按二司
又設各道分巡分守以總理軍民巡按御史監焉良
法美意至詳至悉百餘年間相維相統而中外肅然
乃邇年來風紀不振賄賂公行紀綱日紊而貪官汚
吏肆無忌憚者則風紀不振而考察舛謬之所致也
夫天下親民者守令也總郡縣守令者藩臬二司也
糾察二司守令者監察御史也而 國朝憲綱巡按

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體職任事務各有定
守矣乃今藩臬大臣惟巡按之爲聽甚而巡撫固位
者亦不敢專行望風指承焉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
政使而下隨行列坐日伺候於其門公文親遞冀免
翻異應對唯諾俯首至膝一有剛正不阿之人稍相
可否其間專行職司稍不承稟不唯巡按惡之同列
惡其形已也亦衆怒而羣擠之陰註下劣之考明摘
一事之愆而壓抑以退矣故二司之所職掌皆棄不
治問之以水利農桑積穀備荒曰不暇爲也問之以
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又不屑爲也唯巡按

批詞委勘。則承候其意旨所出。而亟爲虛實輕重之覆案以應之。卽不便於民心。知其枉。亦惟獨仰屋竊歎而已。故其弊以奔走應對爲職司。以臨政蒞民爲餘力。以造請勤渠爲恭謹。以直躬守道爲悖戾。爲布政者曰。我姑卑巽數歲。則京堂矣。爲都御史巡撫者。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部堂矣。舉藩臬大吏。上至於巡撫。則苟而可。而望百職脩舉。吏稱民安。亦何可得也。乃守令則又甚矣。郡大者。至壞地數千里。比古大國諸侯。諸劭農厚俗。薄賦輕徭。廣儲積惠。因窮與譽髦之教。慎封守之政。恭明神之祀。皆其所得爲。

而爲者。而一稟之監司。大者請於兩院。監司兩院。雖瑣細末務。委官規畫。斷以胷臆。咸科條其政令。節目而布之。使必施行。雖民情土俗不合不宜。不得擅有變動。前官榜文。吏未徧閱。而後者踵至矣。卽欲興除。動輒掣肘。少加釐正。立致譴呵。大者提吏叅官。而又盡及其政。是故政不宜而行之。則病民。不宜而不行。則病吏。且也。巡撫意有所出。御史或從而矯之。前者革已。後者或從而復之。卽欲從何繇。計數歲間。撫易一人。或二人。御史易三人。內而藩臬諸大吏。半易。意指蠶出。旋已廢罷。當是時。而縣承其猥。雖冉季亦安。

從行之哉。故有司當令下不入目。付之吏。令制其遲速。高下爲依准。以應而猥漫不治。次者一省輒廢去。擇其易者。塞責僥倖且去。民不見德。亦不見怨。其最上者。強幹精敏。能自縱於法。而騫時。上令下。工文移。覆報。以游言相唱和。陽若鑿鑿行者。而索其實。則一無當也。而監司巡察之舉。薦因之矣。且也。上官以逢迎爲喜怒。以喜怒爲賢否。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雖知爲過禮。而內喜。喜則頓忘其惡。以禮自處。不諂不責者。雖知其爲正而不悅。不悅則頓忘其善。甚老爭一跪拜之末節。輒從媒孽之假耳目。以求其疵瑕。植

腹心。以伺其陰私。於是指廉爲貪。以正爲邪。以論劾公排擠。以考語陰醜詆快意而已矣。故多賢能之旌者。其奔走之捷者也。多不職之劾者。其樸直之拙者也。問刑以深刻爲能。催科以峻切爲庸。案牘以彌縫爲巧。御下以狙詐爲工。故能聲著者。虐焰張者也。祿位固者。智囊密者也。爲守令者。顧不甚難甚難也哉。海內之勢。譬者曰。如身使臂。臂使指。今則不然。譬衆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也。爲指者。常病竊以爲撫按。爲二司者。但當公照靜觀。不先之以意。而藩臬巡守。於歲終季終。各考其職業。而申達撫按。撫按覆

實因其優劣而殿最之不及則教大過則抑反覆之而不悛於是覈其罪過顯者去一二以警其餘則賢者不至掣肘而不賢者不得肆其惡守令之職專且久而職業不脩未之有也乃若舊制官員任三年滿則給繇詣吏部聽考而三年一覲則據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又大計天下之羣吏而黜陟之先年給繇考滿得平常不稱之名猶皆復任九年而後廢置其緣事降職除名者類許伸理其後入仕途多選人壅滯則多立諸名色以黜汰之用疎通選調不復愛惜夫同是異毀好諛惡逆卽賢者患之上官貴倨

正官偏私勢所不免而僚屬一事違拂一言忤意則喜怒愛憎從之考語賢不肖因焉撫按二司府州之考語又因焉司考察者獨見夫撫按藩臬而下同然一辭以爲謫罷固當而豈知其初獨出於一人之私愛惡已哉且也入仕數年司轄至衆卽善爲容者寧能盡人人而須承盡事事而無忤一有所忤轉瞬居諸而考察之期適至矣自非天性不移直已守道亦胡能無囊橐之計身家之圖哉是鼓之貪也故察黜頻煩實無益於懲創况巨奸老黠倚伏深巖又考察者之所不及乎宜令撫按歲會藩臬官考襍職而上

咸面覆其人令得自辯實而公聽並觀諸老者疾者
貪者酷者素不謹者必明署其何年何疾爲貪爲酷
者何狀爲不謹何事冊報而罷黜之庶被黜者服而
不坐被空文之錮矣嘉靖末毛御史愷直京官考察
又疏言朝覲年考察外官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
語爲殿最其分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
盡得其當至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
近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外官
尤難以耳目所覩記言之有行已端潔而不同於俗
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

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不容於權貴者或反以爲不
肖而黜降之其汚濫外飾貪婪巧避奔競攀援柔媚
庸懦而無耻無爲者或反以爲賢而留用之此非賢
不肖之果難知也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投
也愛憎毀譽之言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廉其
實或中之以一事而聞之者遂信爲真或假借當事
之人或放爲中傷之論或因鄉里親戚而造言使有
不可解救之勢或乘權耍嫉妬而巧中使有不可申
白之情或崔倩無藉之徒摭拾妄奏或買囑吏皂
之輩媒孽詆誣言其行簡不脩而不言其果何事玷

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目其果何事廢墜或謂其貪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某人之門或加以帷薄曖昧之事而辱及於室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畧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跡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其不肖者自知其爲公論所不與則又深爲根蒂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托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或以詞章小技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蓋其惡或爲異同反覆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爲陰險狡獪之計以脅持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望

勅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釐積久之習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跡不眩於疑似其庸劣素著爲衆所共棄者雖盤據夤緣而必去其正直有聞爲衆所共與者雖媚嫉妬害而必留則公道章明視聽不眩偶有虧漏又聽臣等從公舉論以章平明之治公朝廷黜陟之典天下幸甚邇東粵陳建作治安議條當世利弊於任官爲十議特詳始選舉毋輕

取浮文。一。選小官歸本省。二。入仕之途戒濫。三省冗官。四。初選戒驟貴。五。遷轉戒太速。六。資給母太限。七。崇推讓。八。慎考察。九。小吏祿不宜折減。十也。一。覈舉。言項安世有言。舉天下之才。而一之於科目。入是科者。雖饕餮槁杙必用。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宜朱子以爲教愈詳。取彌精。澄汰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愈弊無益也。夫致治以賢才爲本。求才以興廉察孝爲先。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務本論也。李克曰。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察廉方也。蘇軾顧諝之曰。上

取孝。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察廉。則救車羸馬。惡衣菲食。苟可以中上者。無不用。夫上賢好德。人之秉彜。上好下甚。王治之大幾也。上誠敦德尚行。爲天下先。而執此之政。如金石四時。堅久不易。則天下之士爭自刮磨。舉人者。求無負於知人。舉於人者。求無負於所舉。縱其有好名徇私之流。殆其鮮矣。况好名而矯於善。不猶愈於不好名而肆於惡耶。三代兩漢風俗。人才之盛。效可觀矣。且夫天下固未有無弊之法也。然薦舉之取士也。擇而後用。其失也。一二。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其失也。八九。謂宜特設孝廉一科。

郡守縣令正官。取諸生秀民中。行著鄉閭。學通經史。年三十而上。有成立者。薦之省。率三年而舉。大縣三人。中縣二人。小縣一人。府倍之。州縣同舉者聽。而守令察舉。必詢之耆宿。公之賢士大夫。驗之細民。保無謬舉。以充巡按御史。會藩臬官。共試其經義。主典實。無華言。而待遇恩數。並居詞科之上。庶學者尊經術。敦行義。人篤於自脩。如此而風俗不淳。人才不美。未之有也。其辟舉言。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得自辟。曹僚其所辟。率所部賢士之有能實操守者。以知閭里之奸邪。以廉黔庶之疾苦。而治效表著。恒必繇之。今一

歸之吏曹。限之銓序。始舉之以浮采。終選之以排連。豈不過甚矣乎。兩漢未論。唐制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任士人。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因水旱遣選補使。卽選。宋神宗詔川陝福建湖南嶺南等八路官。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赴選。是皆便選歸各省。而未嘗拘拘於吏曹。總天下之選也。今外官八品以下。謂宜稍準古辟舉之令。委各省巡撫都御史。卽舉薦。及詮注聽選生。冊報于朝。下吏部掌之。而主其遷轉黜陟之斷。是其爲利五遠。方士人去。京師動數千里。候選經年。又摯摯而之數千里之任。揭債以往。攜孥而

行以欲責廉也固難選歸本省省費七八利一京師之地天下輻輳薪米踴貴恒倍於四方唐太宗所以分選人令集于洛也今選歸本省米價無踴利二四方官缺類季報候銓比其到任動踰年歲曠官廢事之日久選歸本省隨缺隨補利三曾子固言均之爲吏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郡相易而往莫不羸糧舉藥易舟選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暮變更寒暑而後至則室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之尚其變

難違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且引而去矣故不得專精一之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今選歸本省不其東封卽其西境水土便安而諳解其情僞習俗得展布其四體利四人之情莫大於祿養其親故毛義賢士也奉檄而起喜動顏色以爲親也然途遠迎養則自致爲難恩衰共養又義所不可今選歸本省則奉親之念易遂而報國之志自堅利五夫取士用人察舉於守令考試於巡按銓補於巡撫而黜陟出於吏曹自下而上於理天下固自然

之符也。或曰：人情於鄉土也易私。然侯文署督郵，杜穉季斂迹，漢人前行之矣。他諸皆經世大猷，其本丘文莊言：疏貢舉考察之弊，雖時弊固然，然而法又不
可廢也。其言小官折俸之弊，以爲漢宣帝詔言：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今制中外官皆折鈔，鈔之不行爲日久矣。姑言縣令，兩漢秩六百石，今知縣七品，歲俸八十石，視漢祿已薄，况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不及漢半月之數乎？夫士受職於官，有仰事俯育之資，有道途往返之費，而又有推其餘以

及三族朋友故舊之心，雖其私亦何可無恤也。衣食時缺，雖嚴父不能制其子，君安能簡其臣乎？饑寒並至，雖廉士不能固其節，况中庸之人乎？謂宜以今制從九品，月支五石爲準，等而上之，品加一石，至正七品，則爲俸月十石，而革折減之例，庶乎其可也。

西史中...

至。輟。兼。士。不。能。固。其。積。矣。中。書。之。人。乎。請。宜。以。今。時。
 却。勉。輟。輟。矣。不。能。歸。其。子。岳。安。能。歸。其。日。乎。類。實。並。
 又。三。熱。朋。文。姑。誓。之。心。輟。其。亦。何。可。無。此。也。亦。會。

